





鯉鸟的俯冲

张羞 诗集

瀑布系列作品

坏蛋继续出版

THE FALLS SERIES WORKS

An anthology of poems
“the booby's dive”

BADEGG CONTINUE PRESS
visit our website: www.plus2pounds.com
©2022 by Zhang Xiu
All Rights Reserved

按：一种简短的写作，以及反复。

窗前，一枝随便的什么竹子，一个党派的倒掉。当一个人站在窗前，看着这枝竹子，她在看以及看见了什么？竹子使得一种联系、一副图景得以形成。落实到文字，它被固化为一个简洁而干燥的信息。它不稳定（作为符号），同时有限（因人而异）。它是这样的。当一个人她看着一枝竹子那样的东西，知道它是一枝竹子，然后呢？她感觉她要比这株植物来得复杂（或艰难）。非必要，但这种复杂感确乎存在。因为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也不是。有时（一个阴雨天），当她看着窗前一枝竹叶快要伸进房间的竹子，她什么都没想，只是看着。看久了，也就厌倦了，她返回床上睡觉。她不是一个写作者。对菩萨的信足以让她睡个安稳觉。她对知识与音乐都没大的兴趣。也就不愿在一个事件中反复停留。



目 录 CONTENTS

生日诗 <i>Birthday Poem</i>	1
十二月七日大雪汉阳晴天闭户饮水有感并寄对岸智正 <i>On the 7th of December, it snowed heavily, to Zhizheng.</i>	
十二月十一日长河垂钓归作 <i>December 11 Long River fishing</i>	
写生 <i>Sketch</i>	
pepsi	5
观察一张选票纸 <i>Observe a ballot paper</i>	
“思想，猪！” <i>Think, pigs!</i>	
海报 <i>Poster</i>	10
星期一，的。 <i>Monday, yes.</i>	
冬至 <i>Winter solstice</i>	
诗 <i>Poem</i>	
热带 <i>Tropical</i>	15
下午的月亮 <i>Afternoon Moon</i>	
清兵卫 <i>Samurai</i>	17

圣诞	<i>Christmas</i>	18
野地里的猫	<i>Wild Cat</i>	
1986 年，一个和尚望着两个包子。		20
	<i>In 1986, a monk looked at two buns.</i>	
出家的自由	<i>Freedom to Leave Home</i>	
电子争霸	<i>Tron</i>	23
火腿与消失的 23 个社会主义国家		
	<i>Ham and the disappearing 23 socialist countries</i>	
十二月三十一日年末诗：热水袋	<i>Hot Water Bottle</i>	25
鯉鸟的俯冲	<i>The Booby's Dive</i>	27
南方与虎与经验	<i>South, Tiger and Experience</i>	65

速写集：一个人与所有人与所有

One vs. All vs. All

一个人与所有人	<i>one and all</i>	97
饮料	<i>Drink</i>	
垂直	<i>Vertical</i>	
暗黑破坏神	<i>Diablo</i>	
玫瑰	<i>Rose</i>	
早餐	<i>Breakfast</i>	100
直觉	<i>Intuition</i>	
一二三	<i>One Two Three</i>	
规定	<i>Regulation</i>	
图像处理	<i>Image Processing</i>	103
一个人想着	<i>Thinking Alone</i>	
傍晚	<i>Evening</i>	
载物	<i>Load</i>	105
辉白	<i>Bright White</i>	
叙旧	<i>Reminisce</i>	
没事	<i>It's ok.</i>	108

儒家精英	<i>Confucian Elite</i>	108
乡村教会	<i>Village Church</i>	
make a car behind closed doors		
左的定义	<i>Definition of left</i>	
随机	<i>Random</i>	
卢照邻 (? —?)	<i>Lu Zhaolin</i>	
解药	<i>Antidote</i>	113
当然	<i>Of course</i>	
前苏联	<i>Former Soviet Union</i>	
远投	<i>Long Shot</i>	
挂号员	<i>Registration Officer</i>	
吞树机	<i>Tree Swallower</i>	117
在浅水处, 或一个凶狠时代	<i>In shallow water, or a fierce age</i>	
虎	<i>Tiger</i>	
看见	<i>To See</i>	
地铁站	<i>Subway Station</i>	
一部台灯	<i>A Lamp</i>	120
抵达	<i>Arrival</i>	
一个人快速搓起手掌	<i>A person quickly rubs their palms</i>	121

强烈游荡	<i>Strong Wandering</i>	122
雨势渐缓	<i>The rain is slowing down</i>	
读陈眠小说《太空表》	<i>Read Chen Mian's novel "Space Watch"</i>	
硬着落	<i>Hard Landing</i>	126
哺乳类	<i>Mammals</i>	
重点仍是傍晚	<i>The focus is still on the evening</i>	
一种秩序	<i>An Order</i>	
一个远的朋友	<i>A Distant Friend</i>	
一部电风扇的轮廓	<i>Silhouette of an electric fan</i>	
“那会儿”	<i>"then"</i>	
跳绳	<i>Jump Rope</i>	133
都是苦哈哈的	<i>It's all bitter</i>	
冬天	<i>Winter</i>	
步行	<i>Walking</i>	
湖边的达摩	<i>Dharma by the Lake</i>	
轻微剥削	<i>Slight Exploitation</i>	137
风水	<i>Feng Shui</i>	
下午，一个红色塑料袋	<i>In the afternoon, a red plastic bag</i>	
一个杯子明亮	<i>A Cup Bright</i>	139

一个下午，怀	<i>One Afternoon</i>	140
一月十四日等下雪帖	<i>Waiting for snow on January 14th</i>	
思考与写作	<i>Thinking and Writing</i>	
水泥鱼	<i>The Cement Fish</i>	143
一部充电中的诺基亚	<i>A charging Nokia</i>	
中年与苹果	<i>Middle Age and Apple</i>	
举	<i>Lift</i>	
一月十六日宿醉晨归记	<i>January 16 Hangover Morning Return</i>	
在河边坐着，	<i>sitting by the river,</i>	
不可能远离所有事物而不在其中		148
	<i>It's impossible to stay away from everything without being in it</i>	
下雪，还要等些日子	<i>It's snowing, it's going to take a while</i>	
西游	<i>Journey to the West</i>	
作文	<i>Composition</i>	
文字的发明	<i>Invention of Writing</i>	150
去钓鱼	<i>Go Fishing</i>	
月湖公园	<i>The Moon Lake Park</i>	
特斯拉阀	<i>Tesla Valve</i>	
番茄	<i>Tomato</i>	154

功德无量	<i>Infinite Merit</i>	154
为少量的风吹拂着她	<i>for a little wind blowing her</i>	
陆游	<i>Lu You</i>	
一件晾在栏杆上的汗衫	<i>A singlet hanging on the railing</i>	
浮梁	<i>Fu Liang</i>	
阅读	<i>Reading</i>	
投壶	<i>Throw Pot</i>	159
狗	<i>Dog</i>	
慈悲如微澜起伏	<i>Compassion is like waves</i>	
猪肉	<i>Pork</i>	
文案	<i>Copywriting</i>	
嫉速小令	<i>Short Lyric</i>	163
挺举	<i>Clean and Jerk</i>	
书面语	<i>Written Language</i>	
波洛克	<i>Jackson Pollock</i>	
一张落在地上的树叶	<i>A leaf falling on the ground</i>	167
一根手指点在桌子边沿	<i>A finger on the edge of the table</i>	
云梯	<i>Ladder</i>	
布朗运动	<i>The Brownian Motion</i>	169

读让·菲利普·图森《照相机》	170
<i>Read Jean-Philippe Tucson's "The Camera"</i>	
这会儿 <i>This Time</i>	
描述一个动作 <i>Describe an action</i>	
妻儿们已经睡着了 <i>The wives are asleep</i>	
归来 <i>Return</i>	
文档 <i>Documentation</i>	175
封建余孽 <i>Feudal Remnants</i>	
书法 <i>Calligraphy</i>	
在胭脂路天主寺庙门口的树林里	
<i>In the woods at the entrance of the Catholic Temple on Rouge Road</i>	
青牛 <i>green cattle</i>	177
一种荧光材料 <i>A Fluorescent Material</i>	
机械转化 <i>Mechanical Transformation</i>	
香火 <i>Incense</i>	
沿途的植物 <i>The Plants along the Way</i>	180
窗帘 <i>Curtain</i>	
小年送灶神 <i>Sending the Kitchen God</i>	
一只沙丁鱼射入沙丁鱼罐头 <i>A sardine shot into a can of sardines</i>	182

她没说话。 *She didn't speak.* 183

一个所有一个人的钵 *A Bowl for All*

一个画框外的女人 *A Woman Outside the Frame*

它们是，一个人也是 *They are, and so is one*

贱内 *Wife*

以及 *as well as*

疾速描写 *Quick Descriptionmm* 187



生日诗

阴郁的天气不适合过生日
所以我在晴天出生，12月3日，大象
我现在坐在马影河边独自喝着一罐可乐，
已是在第二天，我仍是一岁。
她们当然都是好的，因为怀孕的事实
是风速最终决定她们在人群中能否获得公平
除非她是一头翠鸟，否则只能是一个女人
这也是不可错过的事实对于她们的遗憾
事实上，当她们相互合拢便成了花朵
但是没有。她们中的一个她走在了前面
成为被动又自由的云，我现在看着

十二月七日大雪汉阳晴天闭户饮水有感并 寄对岸智正

发明一种文学体裁，而此时（傍晚，17:24）
我更迫切想去思想下雪与一个乡村疯子
它们处在同一场景在少年时代（我天然知道同情）
他有故知吗，除非他已经不在那儿
也许在他的脑壳里世界只剩下气候变换
或对一头鸟的疑问：他总是望着天空方向
那里什么都没有，除掉空荡。这是他的风格
一切写作最终会趋向散文化，它又是一种
什么东西？没有规定，它不可能自由
下雪也是这样。当他被抽象成
一个静止的黑点，它便让一场雪
有了特征，可以在记忆中反复深入

十二月十一日长河垂钓归作

那是波浪在风中推动，在一个阴天，独自
一个人占据着她屁股下的岛屿。一种孤独就此烧着
她没有成为她需要的那种人，或一头
清洁鹭鸶它正贴水飞行：那种它与一个妻子
之间的距离使她感到异常颓废，她发现
那根浮漂没入水中，但没看到动作
这一切源于河边的经验还在起作用吗？
对于一件或所有正在运行的事，她需要抛出它们
一同沉入水底，着陆，在淤泥中稍作反弹
只要符合线性原则便称得上完美
她这样想，因此也就取消了其它的想法

写生

来自整体的判断而不是单一，一池枯荷
在冬季，它们更换了名称，不再像年轻时那么复杂
仍旧牢固的形式表明它们继续相通，并获得永久性保护
在下午三点钟（15:03）光线下，一头乌黑水鸡
侵入由它们构成的空间，是什么？让一个人
觉得那是一种自然。非人，可接近，仿佛它是善
一定是想起了些什么，转而她又忘记
然而她并不会（自我攻击）因此扩大与更新，她知道
那种作为物的属性使她清澈而脑子水已被污染
是这个池塘隐射出她的这种意义：那便是她
也是一种到此为止。就像此刻，你从
你那里得到派生，但也不会真的有什么东西移开

pepsi

不管它是一个什么问题，阴天。而不管它是一个什么问题，在一个阴天，我，我是一个代词他拐弯走了。一个陌生人，在路口，他（只有背影）只显现了不到三秒钟，消失！消失后，我仍与我在一起，成为一个样本。我低头，审视起那根鞋带没什么两样，一根鞋带，一个人（他必须陌生，他甚至可以不是谁），问题始终在那里。那里，比这里稍远，问题正好悬挂在那里：不管它是什么。或者，尽量不要去知道它是什么。它，只是一个问题或不是，一种困难？它不会自行解开。因为，我还在这里。可能比它来得还要深，平坦，反之我凸起仿佛平原隆起山峰。我也只能这样延展，没有任何好处一个无法忽略，既然已经意识到它，问题，它总有部分的真，只要愿意，它也可以纯粹只是忧郁这最合适不过，在一个阴天路口，红灯比附近所有事物来得鲜亮。不能再等了，我开始移动

观察一张选票纸

以语法论，一个桔子是一个桔子的全过程是一句标准表述且可替换成其它物品，这两个桔子而一张纸是一个非薄的长方体实际上它的四个边面的周长同样无穷大但毕竟有限它们相交，以平行的方式，被粉红色包围敲门声，一个本地老人送来这张纸片：“后天！就在楼下老地方。”他说，他的帽子而我同样戴着一顶线帽，是3M公司的。那会儿星期六，喝着西北风我应该在河边垂钓了，我自有的历史运行轨迹。在这一天天空空荡的疏忽下如一点静物此刻我躺着：这就是我的态度，即便虚无，也不要选择虚无。这又是谁说的。他说，你的金身快要脱落了，去抛一抛光罢。

“思想，猪！”

——读槐树文字作品《回声是回声是回声是回声》。

在一张空白纸上。纸白色，看不到责任。一种空游荡在这一张白纸上，它幸运吗？画家已经坐在椅子上。他的烟雾是什么？那不是材料。

需要重头开始说起吗。从哪里？有多重。那种声音正在降落（十二月，仿佛让人想起欧洲大陆的一场大雪），悄无声息但密集。那是它该有的样子，一种形状。“那种声音在声音中运行、碰撞。”那种声音被听见。它需要发表在杂志上！出现在一间上市后迅速退市的咖啡连锁店。有没有这种杂志，在当地。当它需要开始重头说起，有这种适当的杂志与之对应吗。那种声音说，没有，这会儿实在太晚了。新世纪已整整过去两个十年，结果看到了什么？什么都没有，荒芜。

一个专属于大地的词汇，而不是一个发声装置、一点儿灾难、一个绿头苍蝇：这里极少出现动物，为什么？诸如此类，一个画家并不需要去思想这些。

他的任务是坐着（或躺下），等待什么事情发生。只需要足够漫长，而这些都是自动的。无论对波洛克，还是莫兰迪。不，也许是蒙德里安。那么毕加索呢？他太时髦了而不够坚定。他们都是一伙的。肥头大脑，优雅，远离集体主义制造的高风险，他们走进树林而不是乌漆嘛黑的人群。召唤他们的是其它东西，不是声音。声音属于文字，被后者捕获成为奴隶。而为了方便计算与推演，声音有时也被驱逐出这个系统。这不是道德问题，或个人偏好。或因人的感官带来信息的分门别类，实在是因为它也是粗糙的。比如，下雪。

在华中地区的武汉，下雪除了下雪又是什么意思。

下雪在任何时间、地点都会让人想起尼姑庙。几千年来，在这里，下雪已成为一种思想的前提。

前提是，它值得去思想。

在这张空白的纸上暂时什么都还没有，其中白只表示对光的反射功能。而不是一个问题与一种困难：上帝是一种草药吗？只要还在这里，它便会有这里的解释。一个画家（他必定是一个作者）也不例外，他只能在这里。在特定的历史中，夜晚，望着伸进阳台的那一根树枝。不像，

那更像是一种主动迎接，对树枝的投射。“接下来”，他动手指，在纸上敲出：

“这是一根树枝。不是两根。两根是一根后的事情。”诸如此类它被一头音形交杂的怪物吸引，合作，共同走向这个堕落游戏。沿途需要不断确认各种动植物学与气象知识，用来填满纸张上未经规划的路线且走到哪儿是哪儿，但不能停歇。这由纸张的实际面积所决定。或一种突然必定也迟缓的脱落，回到人的那部分。感到重量，它无疑是实心的。

以上。

以下翻译：一个回声必定对应一个声音，一个波浪必定推动另一个波浪。这是不同的。相同的是它们的运动一样会发生损耗。这种现象或在反复中得以加强，或在同样反复的自我定义中逐渐熄灭。但无论怎样，它们最终都会熄灭。事物总归不能指向事物自身，否则它们不存在。但这就是开始，不是吗。一个花朵需要开放，那是因为天空毕竟空荡。

海报

感觉到风向不对
从睡中的涣散聚拢他醒来
一个实体形成，在房间的暗黑中
打开一种全部的经验：
它轻盈，没有质量。
就那么回事
他点起一支烟雾，03:25

星期一，的。

这个星期一的这个橙子在 2022.12.20 的光线下。
它们亮度一致，同等干燥且无聊它们正好在一起

那些运动在窗外发生着。是设计好了的
被谁？以及（又有什么不是呢）他的咏叹方式
在一坨大佛菩萨目光里已略显无救
它们需要重建一种秩序，以便更好的捣乱
首先是名词（这是一个什么？橙子的
一个什么），其次动作（我首先听到一个撞击声
转头看，一个鸽鸟正从阳台扑腾着坠落仿佛
一间印刷厂的倒闭。同时，它又是积极的
在去除掉形象后，那种向下的姿势的
迟钝感对一个底层表现主义者的
打击我承认。这种修饰关系是欢快的：

肩上披着海带，他朝一个冬天的尼群远远走去。他们在凉亭下交谈几句，很快就解散了。（其中的一个）去了海边。在滩涂上留下那因许久没有使用而快要发霉的俗名，中午。）再其次，我仍在窗边坐着

冬至

与昨天的光线相似，是崭新的
这判断来自其它连续的记忆。这是另一个橙子
它不会有错，作为一个参照物它稳定
不用去怀疑这一点橘红色的绝对，色彩中
仍包含了事实。而我并没那么精确
在任意一个星期二，一个鸬鹚
凹陷在客厅的时空中，它的个性外壳
谁知道它是怎么想的？它去不想。
它也不关心政策。造句，亦或其它本地风光
一口甘霖就能让它恢复活泼，它离投降
还有一段路程。此外，鸬鹚它也不想反对
因为它在星期二。在所有星期二中的
任意一个星期二他们（雷诺兹夫人）说：
要是上一天是星期一，这一天
便是星期二而且只能是。因为上一天
已经是星期一，这一天就只能是星期二不管

一个人喜不喜欢它是星期二。因为星期二
就是这样的，它的上一天是星期一（过去的一天）
雷诺兹夫人如是说。这是注定的，星期一
之后的一天是星期二不管它刮风还是
不刮风星期二是星期一的后一天
但不管上一天雷诺兹夫人说是星期一还是
星期二，神仍与我们同在。与每一个人

诗

通过它们的外在样式，而不是内部的
什么（无论是什么）区分一事物，一片树林
诗，以及（我想不起来了，它不是护照、
一部潜艇那样的物体），星期三
08:03，上午。我已经吃过一点米饭、

小半杯水，吸完两根烟雾我暂时完全坐着
回到一个日常性工作画面。我能接受的东西
不多。或者接受但并不在意，实际上
我不认识它们。这是一面白色的墙，它的裂缝
然后呢？（上面刻着：妈妈坏！）
它见证了一个妻子从一个少女
渐变为一个女人她的岁月什么的
就好像岁月流逝强行包括一切，而它本身
又什么都不是，但最大。但即便这样，
我也不会为它分段，我遵循呼吸与意外
这一写作原则：它的乏味迫使我在身上布满
各式各样的天线。且仅作为一种装饰
大鹏鸟，要是此刻给我一个比喻，以我
缺乏勇气与耐心的惯性在心里我不会反抗一首诗结束的
方式：不愿在这里，它老早走远了。

热带

在数量上它只能是一。在排列中
它在它们构成的整体中相对接近边缘
但它总是第一个被看见，注意到它
与它们不同，这是同时发生的。它在——

+ +

+ + + +

+ + + + +

+ + + +

+ + + + + +

它们中间，是红色的

一个+号而不是×（这需要把世界侧过来）

它们是海浪吗，那么它是一个浪花

静止，并且一群家禽呢？

它就不会是一个让人放心的尼姑，她说：

“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要是你

确切知道你不知道走向哪里。那你

只能在写作的范畴内思考写作，而不是去
制造一个否定的预言，一种怨恨。”

她出门去了。上午 8 点过 03 分，在一个包装盒上
我看到一个词语：热带。

月亮 下午的

一个下午，重新认识一个被文学化了的符号
用标准宋体 (10pt) 在写字板上敲出，上移
让它单独固定在这一整块白色中
在一个最高的位置！确定它的微弱亮度
与一种安静：它那么特殊。以至不得不承认它
一直是且仅是一个冷却后的古老球体
就弹珠那么点小。足以拿在手上

来回掂量它的神秘。不会，它绝不会超出
任何一种现实：它的发音
甚至让我想起我的外婆，在 1986 年
我不知道。长久注视着它是否
也在让我变形？（仿佛一把茶壶）我没有
感觉到陌生（只是缓缓饮着水，点燃
一阵烟雾，又迅速把它熄灭）
它不可接触。就在我身后，
停在窗外某处但一定高的空荡中

清兵卫

突然降温的一天那些街上的风
伴同其它气象组合呈现出一种沉郁效果
全面侵入一头精神动物它是

鸬鹚吗，不像。但随意，要是下起雪
它便会一路逃进旧社会的深山中
学习、改造，成长为一种特殊材料
这些都已经体系化了，且只是字面上的闹热
回到实际中，妻子在窗边拖地
一个绿头——傻乎乎停在
电脑屏的右下角，

在这里：“苍蝇”。

圣诞

羊群从看得见的路上走来
它们去哪儿？
不论本性，就一支移动的队伍来说，
它们确实是一种必要的存在（在穿过风的时候）

但这仍是虚空。它们的目的地，
以及自身的目的，仍需要智者的引导
那便是已在脚下的道路
托举着它们前行
哈利路亚，我诚实说

野地里的猫

与它相遇在一个寒冷的早上，一头野猫？
很难确定。它大，壮实，以黑为主，条纹清晰
不动，目光集中注视着我。意外出现在这里
的一个动物，与它比较，我是人
我在冷厉的风气中感到悲悯，这是自然的。
一种连接，一种由物及人与情感认同
而不是一种危险。那是它的事

我走开了。回到家中坐着，摊开（简洁，无效）
去面向整个上午、全部空间、感知诸如
此类空牢牢的混合我要去写点什么吗
它可能从一杯摆在书桌上的水开始，也许是一个猫。没有规定。可一旦出发，
它便走上不归路，自我发生，繁衍，失控
直到大势已去我会停下。剥开一个桔子，结束

1986年，一个和尚望着两个包子。

在另一边，它们因自身离散而在一起
不像鸟群晃荡，风（它不可分割）的移动，
它们难以形成一个稳定的精神外壳
解开后，勉强假设一支火苗沿着佛经纸的边缘
忽明忽暗游走着，在摆脱连续损失同时

仿佛又在追随一种喜悦。那么，那会儿便是冬天了吗？假设雪，停着。就这一点也是不确定的。我们知道，即使情景一切正常它的基础仍相当薄弱。缓缓举起一只手臂呢，或一个洋葱？这都什么年月了

不管怎么挣扎，意识形态如何神经甚至无缘无故脱先，语法总还是大于词语，且大方向永远不会改变，直到永远！鹅弥陀佛好在他（一定病态，但）并不是一个香火主义者

找到一个舒适的姿势，他躺下。坍塌成为一个落魄文人，荡漾中等着被什么吸附：逢凶化吉，那需要大量缘分。问题是这成立吗？实际上并不能

她们总是这样，比自身的能量还要虚弱。而她（她们中的一个），她是真的愿意他是一根追悔飞棍，在菩萨光照下，获取仅存于理论上的安慰：

但仔细想想，它们确乎没有包含任何的信息，只是在不断后置的另一边展开。

出家的自由

一致尼姑旋覆落发，这次是真的。

厌世，但仍在世上，这么一个游戏
一个少女跃过女人与妻子的烦来到尼姑的地盘
那里地势高，事件抽象，男人在虚静中
被统一归化为生灵并从局部甩出
那就是她想要的（以及，
他们的）样子：忘掉那些参照物。
在一个中午，在她坐在庙门口
缓缓磕着一筐瓜子壳时，她颓废极了
但在心里，始终有一束开黄花的菊科植物
不会因重新命名她的法号（“妙觉”）
而枯萎。她不会再来

电子争霸

不是狡辩，它的逻辑线路
是否定错误并抬高自我认知，以此攻击
一个异见者，他的愚蠢的真诚。
问题是反哲学是什么意思？一种腔调，
一种进口设备，还是这会儿
已经到了起义的季节：那正宗的波澜壮阔。
可是影子在光线中并没有如实的影子在光线中
（因为除了光线虚弱反映在光线中真的
存在影子吗？在光线中我没有学到）同样，
一个玻璃杯中一束葱已分别长出五条
预设的分支它们在一起
统一意识、衰败，在音乐狂轰下
集体表现为一种植物性偏执。抛开伤害不管
，这一切不会有结果。更不会得出某种
鸟的计量单位，就因为它成本低
一个上午，最多加上一点中午时光就能回本

火腿与消失的 23 个社会主义国家

通过一种快来理解慢以及一只袜子、
一支雷管的导火索、一个核桃以及某种动物它
不是（当然也可以是）异形，在这天的黄昏
到达以前，17:27。但一首诗所针对的一次
写作在端起一个杯子时引发的动作
（包括恐惧）并不能解释为快或慢的一种
因为我是一个人而不是一根链式闪电或
也许两者都不是。我只是我
正常情况下，比慢来得快，或其它。

十二月三十一日年末诗：热水袋

今年，武汉降温以来
夜里睡觉我就有了
这只热水袋。
它热，在刚充完电后。保温时间
也还行，通常能保到我
睡去。我有三十年
没用过热水袋了吧？但实际是
我也才不到四十三岁（还差
不到一天），我听到
一种说法，说人
其实是基因的外壳。没问题。只是
这基因又是
什么东西？
它科学。（歇会儿，
在黑暗中吸会儿烟雾，也在雾中）
我是信科学的。也只有在科学

范围内，我才相信我的认知
就好像这基因，
它在（无处不在），我却感觉不到
那么良心是不是也由它控制？
不知道。基因
它那么自私，
高级，我很想知道当我睡着时（那时，
我可能正在写东西，01:15，我睡着了吗，我）
它在干什么？守护我的
热水袋吗。仿佛孤独
不管是怎样的，它总归有始
有终，与我
在一起而不分离
时间流逝移动，又到了2021年一年的末尾
我要谢谢你，还有你，我，你们一起。

鳀鸟的俯冲

1、要是一个人说她喜欢待在写的状态中那么我会说一个人生下来活着接着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消失了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就像 2、我有一次深夜看完球赛后眼看天快亮开了而没接着睡而是提着渔具去河边垂钓直到傍晚降临我坐在河边这也是一个不错的过程就发生在一天以内。

这没有区别 3、每一个人都这样被生下来活着接着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突然消失了我知道她就是这样的因为在一九八六年她就已经这样了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来到世上散步接着消失在一九八六年。

但她 4、不是一个作家她不会这样说那是我说的但那也是后来的事比一九八六年远或迟或往前推移时间总是在往前推移我们说除此以外我们还能怎么说呢对于时间它总在堆积我们的记忆我们总是活在时间中而这是一件严肃的事对谁都一样的生命是一个严肃的过程。

而要是它 5、是一个过程那么它的表现形式便是生下来活着接着也就消失了这是在所难免的所以我说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过程而我有时并不喜欢这样待在一个过程里太久比如写作中我希望能早些结束就像一头鳀鸟（它的脚掌是湖蓝色的）从高空俯冲射进海面嫉速消失。

短暂而清晰就像我有时 6、会想起我有一次那一定是在后半夜感觉夜已非常深我在看完一场直播球赛后天已经快亮开了没有去睡而是提着一些渔具去河边钓鱼一直到天黑下来我一个人坐在河边。

是这样的，7。

8、这便是全部当我在回忆这个记忆往回追溯这个过程它真的牢靠吗回忆。

9、我有时晚上很难睡着我想既然有足球比赛为什么不等着呢就这样我等着球赛开始而那会儿夜已很深很深入了我看了会儿球睡过去等醒来时比赛已经踢完天也快亮开我没有接着再睡而是提着早就准备好的渔具走去河边垂钓直到天黑下来我一直坐在河边没动就这么坐着，望着水流。

而这是 10、有可能发生过的因为在我的记忆中有。

11、但也不一定当我有时回忆起这个过程我感到美好也疲倦因为它已经过去而在写作中它又复活了。

12、也许每个人都这样当他在一个上午开始写作待在写的状态中他便需要去记忆中寻找这些那些过往的事迹那些在脑壳中盘存的东西以完成这个过程这会让时间的推移变慢。

13、而每一次都那么艰难、美好与疲倦在反复中如同同一头俯冲的鳀鸟的什么呢它不一定美好但也许确实艰难 14、

而不是欢快。

15、没有这样的俯冲当一头鳀鸟从高空射入海面它只是迅速因为这个过程实在短暂以至于它根本无法感受到那是一个过程因为大部分过程总是艰难曲折与美好当回过头去回味但在当时可能并不会觉得。

因为对于 16、一头俯冲的鳀鸟来说这种俯冲总是短暂的短暂而欢快在我的印象中。

17、而我并没有大的印象对于一头鳀鸟的俯冲当我有时感觉有些疲倦在很深的夜晚还在等待一场球赛直播时我也会想起它同时我想起这个早上我会去钓鱼吗天还远远黑着呢。

不是吗 18、它只是一个过程，我不能那么急迫我又不是 一头鳀鸟不是在一个过程中就是在另一个没有区别哪怕俯冲，一个人。

19、因为每一个人的情况都差不多生下来在世上散步接着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那么不见了又有什么急的事呢没有。

20、在过程中一个人甚至可能会遇见另一个人在锯一个自行车轮胎这样的事因为过程总是任意的当这一个人在一个阳光不错的下午散步而他只是想走上那个土坡去铁轨上走一走。

21、同时保持住写作的状态在他脑壳里他一边散步一边回忆那头俯冲的鳀鸟。

22、那是一头鳀鸟不是所有鳀鸟中的一头因为他也只见过这一头鳀鸟当时它正在俯冲它的脚掌是湖蓝色的。

这给他留下了印象存储在脑壳中无法挥去 23、如同一个句子。

24、在有时或特定的时候他便会想起这个句子有时是在深夜等待一场球赛的时候它会被突然想起就好像消失的东西又回来了。

25、而它无非只是一个句子一头鳀鸟的疾速俯冲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他想一个人在一九八六年消失但他却很少想起她因为随着时间不停往前推移他不能返回那个过程中除非完全回到记忆本身。

而这是不可能的 26、大部分记忆本身只是一些句子就好像一个人她来到世上散步之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就这么回事在一九八六年。

27、这便是她的全部不可避免她无法逃离这个句子。

因为 28、已经发生了成为一个事实虽然它艰难没有欢快它不是欢快的，虎。

29、当她在这一个艰难的句子中那么短暂仿佛只是一个短语但仍是一个过程并且曲折。

30、我有时偶尔会想起她的这个过程随着时间推移它显得尤其严肃在记忆的抽象中愈来愈短如同只有出生活着到消失在一九八六年我叹了一口气。

31、我有时在等待一场深夜的足球比赛会不经意叹出一口气并且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恍惚中想起一个人她如同一头鳀鸟的一次俯冲。

32、也许是因为它们的过程实在相似我会反复想起它们而没有任何准备好在这是无所谓的因为对这样的句子我已相当熟悉但钓鱼时通常不会这样我一个人只是望着河水流淌脑子壳是放空的或封闭没有句子能进入它简直百毒不侵因为我是故意的对这种句子免疫而且也只能这样否则这鱼没法钓了一个人要是开启回忆。

一个人 33、在钓鱼时他最好只是在钓鱼哪怕只是在河边坐着望着水流移动那难道不就是时间的形式吗而不需要别的过程插入我通常是这样的我有我的过程它还很长（莱迪说）艰难当然也会有欢快我这么想，过程就是这么回事简单说它就是一个句子哪怕最漫长曲折它仍是可以被简化的。

34、这就好像要是一个人说她喜欢待在某种状态中无论写作还是钓鱼亦或大批量回忆中那么我会说一个人生下来活着接着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消失了就是这么一个经过一系

列极简的过程只是这能说明什么呢？

超脱带来的欢快吗 35、一头鳀鸟射入海面。

36、当一头鳀鸟射入海面一头鳀鸟的俯冲这个过程就完成了一头鳀鸟就这么消失不仅在海面还在任何地方仿佛，仿佛结束。

是吗 37、当一头鳀鸟射进海面波浪涌动它的俯冲就结束了吗一头鳀鸟艰难回到高空停着我有时会这样想象一头鳀鸟反复。

38、我有时一个人躺在床上在一个深夜等着一场球赛快睡着了脑壳中却反复想起一头俯冲中的鳀鸟以及它那湖蓝色的扁平脚掌在半空中仿佛划出一道迅速消失的湖蓝色

直线那感觉就像一个人来到世上接着就这样忽闪而过仿佛没来过。

39。

但这是不可能的即使短暂但它的过程已经完成就像每一个人都会是这个样子会有这么一天只要时候一到谁也不可避免既然已经来到世上这个容器中句号

当我 40、坐在河边钓鱼或仅仅只是坐在河边望着河水流淌我有时也会不知道为什么就想起这些或其它因为我们赢了比赛是冠军我们蓝军切尔西虽然过程艰难但结局仍是美好的。

41、因为每个人都是这样来到世上东搞搞西搞搞然后

就这样结束这种过程有时难免艰难曲折但是美好的要是一个人这么觉得那么她也是幸福的，即使短暂如同一头鳀鸟的一次俯冲。

42、但并不是每一次俯冲我是说一头鳀鸟的一次俯冲就是一头鳀鸟的一次俯冲而并不是所有俯冲中的其中一次因为其它的俯冲我不知道我只是在反复这一次俯冲如我所见。

这就像 43、一个人也是一个人并不是所有人中的一个人因为我怎么可能认识所有人呢（茱迪说）即便她们的过程在所难免是一样的艰难有时疲倦有时欢快但都会消失干净在时候到的时候没有根本上的区别只是一种事实。

44、而基于这种事实以上它美好吗它的近义词又是什么要是一个人短暂而另一个人觉得漫长她们的体验实在也

是差不多的是一个过程而已是所有过程中的其中一个她们知道。

45、而我是这样想的一个人在五花八门的所有人中不同于一头鳀鸟一场决赛还是一个人坐在河边望着河水无情流淌一个人总是无法穷尽她的历史就像时间不断在往前推移又返回在记忆中。

所以必须要有新的形式！

46、即便一个人她只是愿意待在写的状态中她也有必要去分析这个过程因为每一次都是不同的即便对于一头鳀鸟的俯冲的反复它并不是复制。

47、而是生命在时间的推移中它会产生不同的体验根

据她的心情而她的心情是如此五花八门与无法穷尽我有时这样想她大概是这样的虽然短暂。

48、以我的视角而我是严肃的。

49、我不在她的那个过程中我只是在回忆在记忆中确认一个人她曾来到世上然后呢。

这些都已经过去了，50。

51、一个人不能说所有人中的一个她小消失在一九八六年仿佛我们是见过面的但也只是在记忆中而随着时间不断往前如一头野兽般不断往前推移它正是这样的。

52、要是一头鳀鸟我有时坐在上午丰富的光线里想起这会儿我这是到哪儿了要是我是一头鳀鸟也许我还停在空中呢，但那也只是暂停因为即使停着时间仍在反复推移往前而这是适当的当我说反复因为反复表示它是均匀的。

53、这种情况对一头俯冲的鳀鸟来说大致上也成立因为每一次俯冲对一头鳀鸟来说仅仅是羽毛与时间擦边而过是相似的只要完成过一次。

并且一次就够了 54、对于一头鳀鸟哪怕有且仅有一次。

55、剩下的只是反复在时间的反复推移中实施一次又一次俯冲而不会觉得疲倦、艰难因为它实在短暂以至这个过程应该也是美好的我这么想一种想法而已。

不像一头鳀鸟的俯冲 56、我不会真的去想当我有时坐在河边望着流水它只是在流淌无尽流淌除此以外仿佛没有过程而又在过程中或者那便是过程谁知道呢这得看怎么去划分。

57、与过程不同一个人的想法总是五花八门且任意而过程一旦完成变成了不动的事实我们还能对此说什么呢只须望着。

58、就像一头鳀鸟的俯冲一个过程大概是这样的它可以无限延伸但总体上有限就像鳀鸟的俯冲对一头鳀鸟的每一次俯冲应该也是丰富的因为这便是全部在经验中可以无限展开只要鳀鸟愿意。

59、而我们会赢得胜利在一场球赛来临以前我抱着这个信念在黑暗中等待它到来如出一澈。

60、而当一头蓝脚鲹鸟一次次反复从高空俯冲至海面
溅起少量浪花我只是在等着时间往前推移这便是等待在这
种景象中我有时会感到疲倦极了就这么昏昏沉沉睡过去仿
佛灵运行在漆黑一片的水面上。

61、但它们会来。

当我在一头鲹鸟的反复 62、俯冲中暂时睡去我不会担
心因为我在过程中我不会掉出来。

63、而且又能去哪儿呢我不会滑入别的过程哪怕在脑
壳记忆中那也是虚构是暂时的如同安慰我知道。

64、我有这种经验它严肃。

65、我有一次深夜看完球赛后天灰蒙蒙的快亮开了感到这种严肃没接着睡提着渔具穿过一个荒废的村子走去河边垂钓直到天空再次暗黑下来就这么坐在江边望着河水严肃流淌它无疑是一种高度。

至少 66、高于一头高空中准备做俯冲动作的鳀鸟一旦射出就不可以回头而必须完成这个过程因为它自动，在时间的推动中不断往前变化即使这种变化无疑也是均匀的（幸福的）。

67、作为一头鳀鸟它当然知道这一切因为这是严肃的这一个过程在鳀鸟快速抵达海面时它会及时结束、退出而在一个人的记忆中它又如同一个句子得到反复。

这反复 68、必要这反复使得句子得以加强稳固使脑子壳放弃对它的防御哪怕一个人快要塌下来就要昏睡过去还

是以放空状望着河水流淌它的效果实在是同样的球赛开始了吗，都是在过程中。

69、而对过程的最好解释便是一个人忽而来到世上如同一个生命般四处活动着忽而又消失不见了彷如一个婉转的句子要是去掉其中的曲折与短暂的话它仍可被视为是美好的。

它唯一的不足 70、是放弃了应有的严肃也就失去了高度。

因此 71、当一头失去高度的鳀鸟进行俯冲它也就不可能体验到那种疾速坠落的过程它需要停得更高一些像一头真正勇敢的蓝脚鳀鸟但有时这种情况不一定会发生正如一个上午就这样过去了没有任何危险和不正常。

72、我有时坐在河边望着水流移动在脑子里想会儿球赛或一头鳀鸟什么的还是一个人来到世上她是来做什么的？

一个上午就这么过去 73、仿佛在时间中在不断推进往前而这正常吗我想这没有危险它的运行是平稳的并没有走偏。

74、这就像一个人在来到世上后她平稳她的表现并不丰富她这么运行着如同散步在一个过程中在什么时候比如一九八六年也就消失了没有人再见到过她仿佛这也是正常的只要不涉及到细节。

因为每一个人 75、都是这样的忽而来到世上散散步在路上遇见某个不好的亲戚望见一头鸟它不会是一头鳀鸟停

在路边不动她又会想起什么呢无非是一些具体的细节它并不存在某种暗示，诸如此类接着她也就消失了是真实的消失而不是一种关于不见了的简便说法它就是消失是实际的一种它是严肃的。

76、消失是一个过程的必然部分否则一个过程又怎么划分呢除非不存在过程这种东西就好像河水流淌它只是流淌着除此无它。

77、当我有时坐在岸边望着水流它在流淌就好像它只是在流淌然后呢我想这恐怕是不够的。

78、也是暂时的因为没有表现出一个过程它也就没法去思考。

79、这是我的问题因为我有时会感觉疲倦、艰难还是其它什么的当我望着一道水流它那么浑哪里能钓起鱼呢那种时候我就会感觉有些艰难一种平稳的艰难仿佛艰难就是这样的让人疲倦转而又想这也许是正常的就好像一头从高空反复进行俯冲的鳀鸟不能说它有什么问题只要它愿意。

而我有时愿意 80、在河边坐着一个整个上午过去了接着完整的一个下午也快要过去黑暗就要降临我还坐着望着水流不动（不是在恢复身心，那还不如去睡觉）是因为我又能去哪儿呢一个人又不是一头鳀鸟（这就没法说了，总之）她没有被规定什么即使每一个人所有的一个人的过程都是近似的。

81、只有一些细微的区别对于生命这个被规定的过程它严肃而且严肃正是它其中的一个规定就好像河水无情流淌着仿佛一种物理现象。

82、这恐怕就是一头鳀鸟总是从高空反复俯冲到海面迅速消失的原因是因为它不想被规定而不是想去捕一个鱼，它也许享受这个过程一头鳀鸟也许希望能从过程中解脱但这是不可能的它的动作不对即使不断反复。

83、一头俯冲的鳀鸟只有停在空中不动才能获得胜利但又怎么可能呢既然它已经是一头俯冲的鳀鸟它就必须在俯冲这一过程中而不可逃逸那种均匀。

84、我有时躺在床上在已经很深完全深入的夜晚想起一头鳀鸟想起的只是它俯冲的动作它那对湖蓝色脚掌以及大部分是它的反复以至于我也只能跟着不停想起而那会儿我几乎已经快要昏睡过去意识在一点点涣散开而我总归没有什么要抓住的。

仿佛 85、离开一个过程进入另一个过程中而那是一趟

相当漫长的旅途仿佛一个人来到世上散步她走累了只有消失在召唤中仿佛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我不知道。

但对此我已经 86、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已熟知这种规定它大无法躲闪也拒绝拥抱它是如此均匀如一头收拢翅膀全身紧绷的鳀鸟从高空俯冲划过空气那样如生命般安静仅此而已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坏处，是容易理解的。

即使 87、它是一头没有名称的鳀鸟仿佛一种品种一头无法深入的鸟类它仍完美展现了这个操作过程即使短暂它仍是完整的。

88、怎么可能不是呢一头鳀鸟不可能逃出它的完整性无论反复俯冲消失俯冲消失它仍只是在一头鳀鸟的过程中除非停在空中不动彻底成为一副静态图像就好像一个人来到世上没有然后（无论从哪个视角观察）。

89、但这样一来规定就坏掉了。

90、我通常自我规定要早睡早起但通常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因为疲倦或其它原因在已经很深的夜晚还躺坐在床上做什么呢？

91、因为没有特别的事我想那就等会儿球赛再过几个钟头它就要开始或者等到天亮开后直接去河边垂钓总之我不能等着时间独自往前推移这也太漫长了仿佛丢失了过程。

也就在这种时候 92、我会轻易想起鳀鸟这一头鳀鸟它有鸭子那么大吗一头鳀鸟但它有一对鸭掌那种形状脚掌是湖蓝色的以及它的俯冲让这个句子在我脑子壳内部盘旋着，作为一种依靠。

或 93、一个对象通过它我甚至还会想起一个人有那样的一个人她曾经是那样的是确定的一个人在记忆中它仍旧稳固作为一个事实存在着如一道流星划过夜空，那是在远去的一九八六年。

94、我有时回到那儿。

95、希望能长久停留住以打发现下时间的滞缓带来的困倦一个鸬鹚翻倒在机耕路上一九八六年在一個中午或者秋天那又是别样的场景我不知道离开一个过程进入另外的过程总会让人迷失在不断生成的记忆中远远望去它没有道路也没有规定的事物也许记忆就是这么一种东西，可反复穿行的一种虚拟的事实它的密度以及透明度。

96、而要是不去考虑这些，那我只是在休息。

在等待 97、一场深夜球赛到来前清空一些疲倦或命中的艰难感那又是一种什么东西呢我通常会叹上一口气当我感到这些仿佛来自乌有本身也是乌有的气时我把它们呼出以减轻肉身的沉重（是它在照顾我）或仅仅在安静中面向未来的乌有（它会来）。

是这样的当我 98、有时在等待一场深夜球赛到来时我没有其它任务因而感到倦怠还是别的什么生命剩余感受仿佛在一个过程中审视这个过程它已经运行到这儿了不是吗已经过那么漫长的变化与积累我就会有一种艰难它模糊但仔细想它们都过去了再细致想它们还在那儿漫延呢仿佛是活的带有信息的一种综合在持续推进（它的总开关去哪儿了？）而无法停息这是可以明确感知到的而要是考虑到它只是在一个与我有关的过程中仿佛荡漾我也就潦草睡过去了在一头鳀鸟的反复俯冲中消失得没有踪影我不再知道。

接着 99、又不知道在何时被激发醒来重新进入这个过

程而那会儿球赛大概还没开始那个穿粉红色短裤的球判还傻乎乎站在球场中央嘴里叼着哨子在灯光下如同一个忘记世界的菩萨茫然若失而这就是睡眠的价值让一个人焕然一新被与其说纳入还不如说投入到新近的事物中去，可以这样认为它也是一种比喻上的消失但确乎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是幸福的一个人在那种不在的状态或全然浸泡在一个时空规定里她成为一场巨型娱乐的一部分而不能够分身逃离除非精神从事件中溢出那就另当别论了但通常这是不会发生的是异常的也是一个过程的偶发缺陷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100、而我是怎么知道的？

101、我在进程的欢快中不可能是一个独立在外的局外观察者就好像一头停在高空中的鳀鸟俯视这一头反复俯冲的鳀鸟那样就乱套了它的记忆系统不再能够推移无论朝哪个方向都只能是往内部深入无限循环而这是尤其不稳定

与均匀的它破坏了一个过程应是的简洁的美感。

而这正是 102、我的工作，一个修剪工。

103、从记忆这株快要发霉的弥天树木上砍下树叶树枝树干鸟窝杂七杂八这些把树根拔起随意丢弃在大地上以制造出一种自然灾害只要它是欢快的那么它便是对过程的胜利虽然无非也是徒劳但是积极的。

就好像 104、一个人说她只是一个人偶尔来到世上走那么一趟接着消失不见如此简洁的一个过程怎么还会觉得艰难不应该呀她说她有时会这么自言自语也许是她灵感薄弱对过程太过敏感的缘故她说，她望着鞋带。

105、要是一个人她还那么小在一九八六年她真这么

感叹的话我也就释怀了会告诉她之所以它被称为过程实在是因为它难以理解否则也就没那么多人去信仰尼姑了不是么。

但是不会，106。

107、就好像一头鳀鸟反复俯冲撞击海面总会有累的时候哪怕只在纯粹的想象中完成一场耐心的演奏我这样想在一场球赛已经结束了天却黑蒙蒙的还没完全敞开而我躺在床上点燃一支烟雾吸呼着同时感到这些那些漫长而蜿蜒的东西都已经过去了一个人她还待在前线做什么呢她那么严肃还不如去钓鱼。

这是一个人 108、可以去做的一件事在一个白天到来前需要做出的一个决定而不是像一头反复俯冲的鳀鸟只需要反复同一个动作一个人不是，她总是需要去做出各式各

样决定在过程中即使有时感到疲倦还是漫长也只能一个人独自决定因为这时天就要亮开了。

109、当我扛着钓箱鱼竿戴着帽子这些杂七杂八的工具穿过一个荒废的村子走去河边时天其实还没完全亮开一个猫停在径道边的树丛里旁边还有不至一个猫它们是近亲吗它们是同类那时我就想这个决定可能是对的因为在出发以前我就考虑到也许会碰到它们作为过程的补充而不是意外。

110、它就摆在那里就好像我有一次在深夜看完球赛后天还没亮开就出门去了，肩上扛着一些杂七杂八的渔具走去河边垂钓仿佛去完成一个过程我这样想它的必要性在哪儿呢就因为一个人必须在他的过程中就好像在一个任务中他就不能提前退场吗，难道。

111、也就在这个时候在穿过荒村的小路边上我看见那几只幼猫只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在如此漫长那么它也必然艰难的过程中虽然没什么紧迫的但它就摆在那里那么有些事物实在也是无法被忽略的只能去演奏。

正如一头蓝脚鲹鸟在每一次俯冲中 112、它反复。

113、而那正是一种破坏对于天空当一头鲹鸟反复进行俯冲疾速而短暂离去它不是在表演也不是在挣脱一种束缚它反复离去。

这是可以被理解的，114。

115、这就像一个人有时忽而来到世上她不知道她的任务是什么她的目的地又在那个方位她只有游荡在游荡中

不断消失最多只能这样她无法反复她的表面积也无法增加，她有时也会叹上一口气当她感到疲倦或累的时候她觉得它们是不同的就像一个猫与一头鳀鸟是不同的物种只是过程近似。

116、当然她也不喜欢一个人坐在河边钓鱼这种游戏望着水流她说一个人怎么可能逃离一个人的过程呢既然她都已经在这个过程中了她能做的也就是破坏她也许会这样说，但是通常不会。

117、因为她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一九八六年她就消失了，她不再被见到在往后的历史中她提前退出了过程也没说去了哪儿仿佛她是一个胜利者。

118、这是她的事，我不知道。

119、我有时还在过程中冒着烟雾坐在河边鱼漂呢它完全不动仿佛静止我只能望着河水流淌而有时又不像。

我有时 120、坐在河边望着那河水反复流淌着就好像流水就是对望着它的人起到同化作用仿佛这一个人也成了流水因为质感它们的过程实在太相似那种流淌的性质，就好像一个人在所难免不是一条河而不是一头蓝脚鲢鸟（那得有多幸运）这时我就会感到恶心在烟雾中。

等着烟雾散去 121、我有时这样想它们无非只是一些烟雾无论它们是什么它们只是，那就等着它们散去罢反正它们总会散去只要它们是烟雾哪怕烟雾的一种甚至不好的烟雾它们也是它们也是无所谓不是吗然而它们正好是我有时坐在河边就这么想着望着水流简直没法向组织交代，但也不会哭。

122、问君能有几多愁我有时。

123、而有时我是一个人独自坐在岸边垂钓在一个平常的日子又那么奇怪连续想起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她们具体吗不是的她们是一个人同一个人但我实在已经想不太起来了因为远或遥远还是其它但她是来过的在记忆的秩序中她与她们都是清晰的所有一个人。

比起一头鳀鸟清晰而又涣散而又不像一头鳀鸟的俯冲那么轻易 124、她艰难我能感到实在也是因为她的过程也是漫长的一种，要是仔细些去想的话又有谁不是呢，也是幸运的毕竟来过。

不知道 125、我有时只是在等着眼前这阵烟雾散去同时制造出更多烟雾在河边独自一个人坐着哪儿也不会去也不会就地消失因为这实在太难即使在一头鳀鸟反复俯冲的

想象中也并没有进入冥想因为一个人的道路总归是艰难的且极易自我感动因为这就是一个人的意味所在。

126、当一个人成为一个人便意味着这一个人在她来到世上后她便已经是一个人了便开始她漫长或许短暂的茫茫漫旅直至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不见这么一个一个人的过程确实也是幸福的比起一头鳀鸟，前提是排除轮回这种什么鸟东西呢。

127、不排除一个人在消失不见后再次进入轮回转世成为一头蓝脚鳀鸟或反之因为我有时无论一个人单独坐在岸边还是在深夜等待一场球赛到来总会处于一种快要昏睡过去的状态尤其需要一种朴素的思想来抑制那种莫名袭来的感动如同一种安慰同时也起到旱涝保收的作用因为一个人总归是单线程的。

128、即便在写作中一个人此刻正望着书桌上的一个
桔子。

就因为 129、此刻无法被排除。

130、一个人总是只能在此刻并且也在过程中冒着烟
雾在此刻想起此刻以外的记忆而无法想起此刻，此刻只能
被观察。

131、此刻。

当一头鳀鸟从高空反复俯冲而下它被便定格在此刻的
反复中而不可能消失（仔细想）它消失了吗，没有，它还
在那儿在俯冲并且反复而且就在此刻像一头鳀鸟它的脚掌
是湖蓝色的在空中划出一道直线就这么反复着要是反复去

观察它绝对每一次俯冲都一样均匀因为实在也是这样的一旦一头鳀鸟来到此刻它便成了此刻的全部，换成一个人也一样。

132、它们等值一个人当我说一个人来到世上散散步接着消失这就这么一过程并不是在说强调过程的重要性而是这么一个人与一头鳀鸟也许是等值的在此刻它们没有语句以外的其它含义是一些音节的有序组合是可被理解的也是非文学的我想念它们此刻。

133、它们离散、笼统，融汇又彼此独立在我想去建立一种秩序时它们就在那儿在空中在河边、球场还是在愈发遥远的一九八六年它们艰难。

南方与虎与经验

- 1 傍晚，丈夫空着手回到家中
- 2 虎呢？妻子问
- 3 中午的山中，虎停在一枝枫树下喘气
- 4 雪，要下还没下
- 5 虎、丈夫和一刻停不下来忙碌的妻子（一九八六年是农历虎年）
- 6 但这些也容易让人费解：一个虎

7 一个半睡不醒的丈夫还有那一天到晚忙个不停的妻子：也许她在生闷气。

8 我们不知道

9 我们知道的是一个上午丈夫出门去了，妻子追上去问

10 丈夫说：看虎。

11 快下雪了，还看什么鸟的虎？

12 妻子说道（但也没有在埋怨谁）

13 虎呢？

14 虎在山中

15 夜晚的虎在夜晚的山中

16 因为什么原因，我们感觉山中也特别安静

17 而雪，始终要下没下

18 虎不是谜底

19 虎远眺山对面（还是山）时并不能看见虎自己（无论从哪个角度）

20 虎没这种想法

21 从人文主义的斜对面望去：虎，你太过时髦了。

22 虎（烟雾中），不动

23 叹着气，略显忧伤
24 谁？
25 不是虎
26 虎（一头老的虎）在中午山上打盹也追忆过往那些
活泼的日子
27 虎呢？
28 在中午山中
29 虎。
30 虎的美学和所有使用方法以及虎山（一九八六年，
雪要下但还没下）
31 事情就是这么一个事情，尼姑（谁？）、虎、她或
一九八六年，一切都要事先打草稿（我们不知道
会发生什么。）
32 但发生了，也就发生了
33 虎严肃时仿佛一头严肃的虎（但极少有那种时候，
虎对权力没有两毛钱兴趣）
34 有时，虎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跟随一匹雁飞去南方，
掉进海里，成了虎鲨
35 那么，虎呢？妻子问

36 这便是回家的正确方法！
37 我连忙追去，追到看不见后，终于看见两个相对
的虎
38 （其中一个虎从山上下来，来到河边饮水。）
39 见到虎了吗？我（可以是一个任何人，包括丈夫）
望着他问
40 不远处，竹林在晃动
41 贤士和虎不知去向
42 我朝（虎当然不在竹林）竹林走去，感到风的异样（非
反常）
43 而有时，端起杯子饮一口茶水，这时，杯子和虎和
南方
44 杯子和虎重叠成为杯虎
45 这其中，虎隐约，而杯子又相对稳定
46 这我是知道的
47 虎有虎的性格（它虎），虎大量脱先
48 这不应该，是吗
49 假设——我和虎真实相遇
50 （而虎当然是走去它的河边，独自望着近处的瀑布。）

51 (而我(跳下一根葱),匆匆走去竹林)
51.1 竹林在山中
52 我在竹林穿行自然会形成虎的嗅觉,我四处寻觅目的(我这一趟有另外的目的)
53 虎(其实是一种经验)如果指向一个地方(比如竹林中四面八方的荒芜),那它自身首先为莫须有
54 当虎两肋插着翅膀,它不飞
55 一九八六年,忘掉敌人/对象/虎或具体背景,诸如此类都是一种修行
56 俗话说,凡事都怕深入
57 深入的虎
58 虎(虎一)一直在心里面从未离去而这又是何苦呢,虎与虎不同
59 虎(还是虎一)只是偶尔出现而虎,它根本无法(被)理解
60 这就像我知道山的各种情况但我不会到山里去我又不是虎
60.1 不是吗?
61 即使进入山中(那绝不是自然)也不会有虎的审美:

61.1 虎有什么审美，没有

61.2 我不是山中的动物

62 在一副烂牌被风吹开的概率内部，也在虎消失处
63 你再比如说你怎么能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脑子也太大了点。)

64 这就像通过虎，一个人他总能想起浪花

65 而通过一个浪花，她却从没想起过别的浪花

66 即便在一九八六年

67 (假设那会儿是冬天)妻子坐在路边吐着气，一头
崭新的虎来到她身边，安静伏下

68 虎的目的又是什么？

69 至少远远看去，山中那片摇晃着互相倾轧的竹林有
一种江湖龙虎斗的视感

70 而我看见。

71 照邻游荡在古代的道路上

71.1 当他心不在焉看见一个虎站在山顶，它是
在等待一场暴雪吗

71.1.1 原则上，我并不愿意替别人考
虑我自己的问题

71.1.2 我记得虎曾在那山顶出没，后来

71.1.3 后来，野猪泛滥

72 窗外，溪流对岸的山丘，炮仗声在低空炸开，沉闷、
独立，接引鬼神同时，难免惊动正在山中踱步的虎

73 而在竹林中，虎静静立着不动

74 在整体安静的竹林，虎显得尤为静它在等什么？

75 仿佛有意在等什么：一种动静，还是某种暗示。

75.1 还是什么都没在等只是立着不动

76 虎是山中的王，它有它的阴谋

77 一个中午，丈夫想起在白虎山采茶未归的妻子

78 虎开始换毛了吗，他想

79 当虎与虎在竹林相遇，在起风时也在新老儒学过气
的时节

80 中午，一个黑人很黑、很尖，从地里冒出来，骑上虎，
飞走

81 剩余的虎只好深入竹林的必然中

82 虎就是这样，不分时节，虎没有灵魂

83 但虎的出没也不会是一种意外

84 但也有可能在某个黑夜，尼姑是骑着虎走的

85 那时我在竹林中（寻虎，或其它），不像这会儿，
在竹林外，我饮水也望着那时的竹林

86 虎早就走了（其实还有两天才进入新的虎年）

87 即使虎年，群众在漆黑的屋中关着灯火，虎会不会
下山，到村里来无限转悠？

88 要知道，在中午的山中，虎始终停在一株枫树下
叹气

89 且不知道为什么

99 其实兵荒马乱的，世道不好，一头鹤与虎雷同，同
样也在掉毛

100 中午，我又去寻找

101 可虎始终不在竹林，寻遍不见

102 一场完整的雪应该有前、中、后与起承转合雪是背
景（一切事物）同理虎也是

103 而虎又是竹林的背景

104 竹林是山的背景依此类推一座庙的背景是虎的严
肃，这没什么难以理解的

105 （不容易理解的是动机）虎的动机是什么？

106 没有人搞清楚过，虎通常不动

107 (虎要是在竹林出现主要是因为路过。)
108 虎通常也极少作为对象出现：
108.1 写作动机和言说对象。
109 当然，在这方面虎比下雪与尼姑高级
110 但也乏善可陈
111 是吗？虎，一晃已过去不至三十年
112 我不知道，从声响去感知，这时的竹林中只有我一
个人
113 除非有虎路过
114 虎的步履总是很轻很轻，轻到底
115 但最轻，我都认识
116 在虎出没的特别气息中这种细微声（像是在摩擦
一根倒下的竹子，又不是很像）尤其特别
117 这时的竹林中，风声为零
118 要不是为了追虎，丈夫（他更喜欢秋天）不会进
入竹林
119 其次，一个虎进入竹林，一群人（七个丈夫）紧
跟着也追进了竹林
120 但那顶多是文学上的想象

121 虎不是目的
122 在竹林中，虎更像一种干扰，难以摆脱
123 即使这会儿没有虎出没（这是可以肯定的），它仍
 旧是竹林的一部分
124 虎遁入竹林，寻虎的人望着竹子开始后悔
125 竹林中，虎不动，呼吸沉重
126 在风、雨、虎、鸟与下雪与各种火焰中，作为一个
 江浙人体质，雨确实离我最近
127 那是一九八六年一个中午，一个虎路过玄谈庙，
 庙门半开着，门槛上摆着一只红苹果
128 而在昨晚，一个虎从竹林经过
129 当我感觉到它时，它已在竹林消失
130 但竹林中仍有虎的气息：危险、神经、稳、整体，
 当然也过气。
131 是雾和虎
132 或在社会主义和在竹林中
133 同样，虎雾化，在与空气的布朗运动中最终化为一
 泡乌有
134 虎，还能说什么呢

135 这年头我说，虎，相当于在凑数
136 而这毕竟是无所谓的，双虎
137 虎掉毛，季节正当合适
138 有雨（虎）吗，又一个人跑过来问
139 搞七捻三
140 我看着她（仿佛看着妻子），没说话
141 千万不能给她们任何机会！
142 是在竹林中，虎隐身不见，雾气中飘着一股拨乱
反正的气息
143 一九八六年，我很少去竹林，是不敢
144 要小心虎和女人！
145 但也不要过多担心，这会儿（外头风声很紧）虎
还在病中
146 虎，在一个丈夫转身离开时
147 妻子挥舞着老虎钳，打算夹些螺蛳，中午吃
148 一种调虎离山的即兴感
149 同时也是一种民意与虎与眼不见为净
150 中午（下着细雨），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思念
起虎

151 对虎的思念
152 与对雨的思念不同，虎少见，但真实、有效且唯一
153 特别是虎的过去，我几乎完全认识
154 当我思念虎，我指的就是虎而不是某一头虎：那
就实在太虎了。
155 我理解的虎并不是一件像虎那样的事物
156 中午，雾气早已散去，中午光线下，穷山与恶水
互相辉映
157 虎停在竹林中，不动也不叹气
158 它是怎么做到的（在河边）？
159 作为一种雾里的事物，虎不应该待在如此清晰的
地方
160 虎经过竹林隐约察觉到什么，停下，转过头听，没
动静
161 虎接着经过并穿过竹林，消失
162 而有时，消失后，那虎还在竹林中
163 我无法忘却虎
164 一个寻虎的人（丈夫）走近问我，虎呢，他问
165 问完，他就走了

166 我当然不知道
167 虎，它是什么东西？一种竹子吗
168 还是一个惹了祸的女人
168.1 妈的总之不会是一种饮料
169 也许我确实忘了，包括忘了它的用法
170 一九八六年，一个中午，我在庙门槛上坐着
171 但，虎，假设就是虎或一种实际的遇见，虎又是
什么？
172 以及虎的什么（庙？）
173 至少，庙不是虎
174 （至少以我对庙的理解，它已不是一个普通的庙（比
如，玄谈庙），它只可能是在科学尽头的那个庙。）
175 而虎，它不可能是一种尽头
176 我知道要谈论虎（鸟也是），就要知道虎的全部事实
177 但虎就是虎，且只能是（废话）
177.1 究其原因，虎与鸟或庙，方向和初衷都不对
178 虎，难道真没可谈的内容？
179 我只有接受这个事实，而丈夫彻底不知道
180 一个大中午，一个虎单独立在对岸

181 总归难以归纳和分析
182 但我也没什么急、要紧的事，有吗？无
183 在一九八六年，虎并不是最高的概念，这是其一
184 其二、经统计（包括伦理中），我们（包括虎、丈
夫与妻子们）无非是从庙中来，最后也会回到庙中
185 而这其中，虎最为接近
186 在一九八六年，A
187 A，要是A是且仅是虎，那就让三个A烧着一并
消失
188 仿佛虎的阶级跃迁，归隐熟悉的山林
189 再比如，当一个虎来到竹林，过草地的红军小战
士却突然意识到身体发育的艰难
190 是的
191 对虎的意义处理总在拖延
192 我这样想：有时，已经有虎立在对岸，一个妻子
又去对岸做什么呢
193 虎毕竟是雪天的事物（在南方）
194 下雪，还得再等些日子
195 一九八六年，虎在走去无底洞的中途下起雪

- 196 而在大多数秋天，虎热得像条狗
- 197 我们还是不要去讨论这些特殊情况，仅假设它就是虎
- 198 在河边的雾气中，虎不动
- 198.1 启发是不可能的，这里并没有新的知识
- 198.2 当我意识到反对，但终究看不清虎在反对什么（除非它在反对一切：虎从山中奔跑至河边，突然停下立着、不动：这种不动全方位，包括思想的静止。）
- 199 这时的虎自由
- 200 虎（有时，也在词语大于语法的假设与虚假繁荣中）
- 201 虎一旦被假设，虎与虎又有所不同
- 202 虎的定义（相对于尼姑）是除尼姑以外
- 203 虎不可控并非因虎自由，虎无所指向
- 204 知道虎控吗，那是一种用来控制舞池灯光的硬件设备
- 205 那么虎呢？
- 206 它无疑是一种失控（在所有失控类型中，虎的这种失控温和、无害且个体化：

- 206.1 当一个虎站在河边的雾气中，这成为它
最经典的失控形象
- 206.2 其次才是路过玄谈庙，虎望着那半打开
着、空洞的庙门
- 207 也有这种时候：丈夫小跑过来，全副武装对我说：
打虎去吗？
- 208 我望着这个准备去竹林的人，望着她说：还是算
了罢。
- 209 在一个反右的季节，不适合打虎
- 210 虎那么安静
- 211 作为猫科动物，虎永远处于一种观察者的状态
- 212 虎身处现场但脱离
- 213 绚烂，但表面一直在掉毛
- 214 当虎经过竹林（我们只能想象一头标准的虎安静、
缓慢走在竹林中，偶尔停下，侧过虎头，仿佛听
见了什么，但又不清楚听见的是什么。）
- 215 只有经过这样一个短暂的停顿，虎才放心：虎提
起它的前（右）脚，小心踏出驱动身体的一步。
- 216 但就在这个时候，虎听见竹林外的对话

217 虎听见：虎。
218 这引起虎的警觉（什么虎，虎什么？）
219 虎不动，举着脚爪仔细聆听与分辨
220 但后续也只听到了些许零碎的叹息
221 虎带着疑问经过并离开竹林
222 我答应过一个朋友，写一篇《下雪与虎》
223 现在，雪停着，要下没下
224 一个对立的虎却还站在哪儿？反思错误
225 这也没什么
226 虎自然有它的性格
227 不像，比如一头任意的鸟儿，是我可随意召唤的
对象
227 （反复）虎有它珍贵的地方：安静，并且绝对安静。
228 虎呢？妻子问，仿佛很急
229 这都什么时候了，我想了想说，我没有说，一个
人拖着身体来到床上躺下
230 中午，而且还是在雪要下不下的阴天，我要睡觉
231 虎，怎么说呢，无论有多不确定，它无非在那儿
232 根据多年的写作经验，我们还是尽量不去提及虎

233 虎最好的情况是用来凑数
234 而不是去涉及结构
235 无论在文字的运动中，还是在河边，当一个虎感
到渴
236 那就让它渴着
237 我从根本上无法向妻子解释虎，是因为妻子不识字
238 虎就是这一类感觉，她能被说通吗？不能
239 虎只可以意会（借助于其它事物）
240 而不是关注它的形貌：
240.1 这是不可能的，虎极易且必须变化
241 所谓得意忘形，便是这个理论
242 实际上，一九八六年，虎不经过任何竹林
243 它哪儿都不走动，仅在无底洞睡觉
244 所以，虎呢？
245 它不需要
246 虎没有过去（历史）、未来（变化）或其它，总体
上虎是一个虚词：
246.1 当风摇晃竹林，不用细听，丈夫便知道
虎是否出没，知道风与虎的全部关系

247 大概也只能这样，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248 有时一九八六年，虎不在河边、山中与经过竹林
249 虎简单消失
250 这正是虎的风格（反动）
251 对一切的反动（但那可是在一九八六年，一个虎
仿佛对一切都没了兴致。）
252 但一切都还在继续，稳稳地
253 傍晚，当虎路过一个庙（无所谓是不是玄谈庙）是
一种什么状况，妻子她真的知道吗
254 不是：虎特殊，当它路过，一定是在中午。
255 中午，一个虎停在旁边，嘴边淌着白沫
255.1 虎的眼始终望着地面，不动
255.2 庙、虎、妻子组成的这个集合意味着什
么如果它什么都不意味
255.3 这正是作为集合的好处
256 再比如，一头欢快的虎
257 有那样的虎吗，并无，近乎灭绝
258 这一日，鸡日冲虎，大量天兵天将坐在乌云团中
饮酒、抒怀、各自说着相声

- 259 曾经，确实有过一头欢快的虎：
- 259.1 它欢快地跑在树林中，我承认
- 259.2 当然，我还是太想当然了，以为这就是虎的美学
- 259.2.1 只是怎么可能，除非它忘了自己是虎
- 259.2.2 或只是某类神仙的替身
- 259.2.3 但，怎么说呢，妻子和虎一样，实在也都是一种消耗品（哪一种？我们不熟，没必要告诉你。）
- 260 在中午竹林，我看见虎伏在地上
- 261 但又怎么可能，无论在中午，还是一九八六年的一个中午
- 262 相遇也只能存在于假设中
- 263 作为一种屏障存在，虎本身就是为了防止我与虎的相遇
- 264 而且历史上，也没有过
- 265 虎伏在地上，我不会驾驶它，我来竹林，是想造一部云梯（这就是其它的目的）

266 虎是在认错吗，不像
267 虎没有类似的问题
268 那么，双虎呢？
269 （除非它们不同品种）虎单独，两边都不在
270 虎，要是可以省略，那就全部省略
271 三、虎也不是一个扫把
272 而擎起一头虎这样的动作，我想都没想过
273 但虎单独，这一点不存在疑问（是吗？）
274 并不存在这、那的虎
275 对虎而言，也许这就够了
276 虎总归要保持神经：这也是虎的存在方式。
277 中午，在山顶的枫树下，我不再想等虎的一次叹气
278 反之，虎应该放缓反应的速度，缓缓进入下雪的
抒怀模式。
279 可是，虎为什么还在山中？
280 除非强制，虎并没有时空上的困境
281 正如我们知道，即使在遥远的宋朝，虎的命题仍
与下雪相关
282 有时，一个黑色的老虎钳摆在桌上

283 不是的，有时一九八六年，虎出现的频率并不比
尼姑与玄谈庙来得高
284 而在一九八六年以后，所有现实都成了比喻，其
中虎比喻虎（虎一，双虎中一个：怎么说都对。）
285 就像此刻，虎作为障碍物明显站在河对岸
286 虎同样监视着丈夫，还有谁？
289 有，也是假有
290 傍晚（快下雪了吗），丈夫要加快步伐，避开那个虎，
在天黑前回到家中
291 虎，也真是的（仿佛一句埋怨）
292 可是什么呢？是，也是假是
293 虎的作用一向只用来否定
294 秋天（一九八六年、秋天，我通常只能回忆起尼姑）
虎从任何地方返回山中，不是因为季节变换带来的
落差，或审美需求，是它等不及要回到虎山，盼
着一场大雪到来
295 虎其实有这种属性
296 就好比秋天与尼姑关联，而虎必定是下雪
297 近处，它是一点什么？一点虎吗

298 绝不是！
299 虎本身就是一个谜语：
300 **虎，打一种动物。**
301 虎有时实在不符合普遍语法
302 好在虎，我们在晚上从不碰面
303 而一株枫树和一个虎也不像是一种先进组合
304 而要是实在没得谈论，我们再拿来用，譬如，虎
305 只可是虎有什么可谈论？（有那么多）
306 况且它还不能谈论
306 我想，有时谈论虎，主要是因为它方便
307 虎，第四声
308 说到底，虎也就这样了
309 在可谈论范畴以内，虎没有退出机制
310 我会一直使用它，直到散架
311 虎，一种有趣但非必要的经验
312 而虎呢？（这是不同的）
313 有时，延宕太久我都忘了虎是什么意思
314 譬如假设我原先知道虎，那么
315 我知道类循环吗

316 它们（虎、一九八六年、尼姑与玄谈庙）作为一种现实摆在一起，我又知道它们什么
317 它们的关系首先是虎先于尼姑
318 其次，虎也大于庙
319 不像尼姑、下雪或在旧社会，虎始终无法单独成立
320 虎，新的虎年即将来临，我其实已太久没有关注
321 不像在那会儿：一个中午，虎路过竹林，我正好也在（那绝不是巧合）
322 一个清晰、集中的虎
323 集中，说明虎并不自由
324 与别的虎不同，我怀疑这虎是河边的事物
325 在河边的雾气中，虎通过自身反映出独特的美学
326 一九八六年，我长久沉迷于这个风景
327 仿佛这雾永不散去，而虎又是那样沉默
328 皮毛斑斓、全新、受潮但有序——
329 仿佛我心中的动物但不是
330 我怎么能去惊动它呢
331 只有在远处（河对岸）远眺
332 它会离去吗？会的

333 虎总归会回到山中，但那应该是在冬天
334 在，虎山下起雪以后
335 虎如果存在歧义也好，可惜没有
336 一个雾气中的虎（在雾气中）
337 但虎最好静静站在河边，仿佛它一直以来就这样
站在河边
338 因为，始终，在可数的情况下，我面向的（对象）
是一个可以重复利用的虎
339 当我需要它时
340 但虎（即便传统）毕竟也是虎
340.1 （并不可怖）虎有虎的干燥与领悟
341 是我理解的
342 也接受，这是身为虎的特权：
342.1 一个虎应该欢快。
343 同理，骑虎的尼姑喝昏了头，在霜降那天终于失
去道德观念
344 或对瀑布而言，虎就是一种热插拔
345 虎，要承认它是一种标准幻觉
346 虎与会稽山脉，与丈夫

347 与降落伞
348 忧伤（残废）呢？虎，假设是一个欢快的虎
349 除非它见过下雪时的恍惚
350 一个虎就这样不可避免掉进坑里，且自我感觉良
好（约等同于在无底洞）
351 远远望去。
352 这个冬天，虎山想必是不会下雪了
353 这就像一个空荡的虎（它介于有与没有之间），空
荡而昏沉
354 仿佛大多数虎从来都是这样
355 仿佛虎与山顶并列同样没有意义
356 而把虎与尼姑摆在一起，也会因为两者联系微弱
而坠毁而不了了之
357 在经验以外，虎确乎艰难，虎
358 无论经过怎样的处理，变形与扩散，它都不会超
出虎的界限
359 中午，一头虎站在山的高处
360 虎以上，天空空荡
361 其实虎与虎（所有一个）也是

362 虎不是虎的移动方向
363 但正因此，虎才得以续命
364 一个虎四处游荡，遇见墙壁便穿过：
364.1 遇见穷人，它必须掉头。
365 虎通常走在虎前面
366 拖后的虎是另外的事物，甚至不是
367 除非虎转头回望但怎么可能一个拖后的虎？
368 永远在虎身后
369 把虎与写作绑在一起同样也没道理
379 这时，走到一个无风的地方，虎停下，静静望着
这停着的风
380 虎，除非下雪，我们很难有缘分遇见
381 虎被动
382 经验告诉我们，虎作为一种大写技巧，也是一种
退而求其次
383 这实在不是虎的错
384 虎，妻子说，快要下雪了，它还在沉默个什么虎
385 一九八六年，年轻的妻子就是这样离尼姑愈来愈近
385 但我们知道，虎必须沉默

386 虎不在语言中
387 而丈夫，在任何一个中午难免不会想起虎
388 稍远，又想起虎山
389 遥遥远远的，那山，那山中的竹林
390 那里终于下雪了吗，他思念
391 虎呢？
392 我的朋友，虎正欢快地跑在雪地中
393 （中午，天空转晴，我不得不搬出椅子，来阳台坐着。
望着那片竹林）
394 当我回头再去看，虎（虎虽然也是一种概率事件，
但它的一切行为与思想又是一种必然）已经消失
395 当一个虎在雪中
396 当一个虎在雪中，虎就不能在雪以外
397 所以我们说，虎是一种没有前提的东西
398 虎的随时出现，只因为天空在下雪
399 这个中午，阳光很好
400 虎不在这里（但在任何时候，我都愿意它介入我的
写作）
401 这就是虎（的意义、价值甚至目的）

402 单独且冷漠，即便在雾气迷漫的河边觅食，即便
山上的雪已经下大了，奔跑的虎停下
403 一个虎单独停着
404 那姿势，难免不让人回忆起一种价值观
405 虎与下雪
406 虎，在音乐帮助下，我看着这个字的形音义
407 怎么看，它都有些滞缓
408 与稍后进入恍惚中
409 问题仍是虎的什么？以及什么虎
410 事到如今，虎的命题难道还没被写完吗
411 把它 / 放在手上 / 不同的老虎 / 走去 / 不同的 / 山顶
412 就连这样不着调的虎，我都已经思考过，更别说常
见的雾气中的虎
413 可毕竟没有什么是无缘无故的，妻子说
414 我知道，她说的只是一种安慰且有限
415 但既然已经写下，虎就有绝对的权力在这里：
416 这里：
417 “一头虎拦在路上。”
418 写下这一句后，我有了一种对虎的全新假设

419 这是一个迷路的虎
420 或其它
421 那么，毕竟还是，虎呢？
422 在虎与下雪这个天然设定中，我们的复述终于让
山中下起了雪
423 虎在山中（甚至山顶），雪从天上往下落
424 虎立在雪中，丈夫以为
425 虎也应该立在雪中：冒着热气，单独
426 这是否是我们能得出的唯一结果？是也不是
427 否则，虎无法成立
428 而反复，它已不仅仅是虎才会出现的问题
429 中午，雪在下，虎
430 （远，以及遥远）立着不动
431 或反之，虎始终不动，附近下起了下落不明的雪，
大雪
432 怎么说呢，朋友
433 对于虎，我终归已经历过它最好的时候
434 就好像下雪，直觉告诉我，它一定是关于虎的
435 中午，阳光很好，一场暴雪如期而至

436 就好像虎，只能作为谜面存在
437 就因虎绝不会与虎对立，它们不是彼此的破坏对象
438 （另外一种情况，是旧社会与虎。）
439 但最后，我们还是会问：虎呢？
440 虎当然是后来的
440.1 以及来与不来，实在都是它的事
441 （掠过阳台）不远处，一个人跳上虎，骑走了
442 走去山中的竹林，消失
443 她和虎没回头。

速 写 集

一个人与所有人

一个人平淡无奇。但所有人也没什么悬念。一个人的民族与肤色与放弃自由，一个人的佛陀。一个人走近（递上一支烟），问所有人，一个人就必须是新的吗。问完，一个人她睡觉去了。一个人她无论在任何时候都是对的，对所有人。因为一个人她是所有人中的一个人一直是这一个人她想，要是这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比一条人更黑，那么这一个人就是永恒的什么呢。

饮料

是什么事件吸引住一个人在途中停下并望着。

一定要挂号吗？一个人问。

他的蓝色手指。

这时，所有人都在那儿坐着。其中一个人伸出一只手，翻开手掌，一个正好能握住全部的手掌主要握着一个百事饮料。望着饮料她感到头昏。近中午，她一个人回到家中发现家里一个人也没有，是空的。一个人她决定打一个通往浙江的电话并且对准电话她说：这也是一种一个人通向一个人的现代方法。

而在另一边，一个人（自己想！）连续两个下午走去附近的公园散步去等待那个事件降临。

垂直

一个人垂直。或前提是斜插在路上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呢？除了她什么都不是。一个人说，这也是没有的，为空。否则就等于解放了所有人。

暗黑破坏神

他阴深，没有活物气息，一个人无所事事，过着这种冒险生活。他自相干吗？假设这一个人他是一个没有良心的坏人。会不会感到痛苦他？或内疚。他一般不参加任何选举活动。

下雨时，他走进雨里。以为雨是专门为他一个人打造的。雨是奇迹或事件两者是不同的。

玫瑰

有时一个人捧着一束玫瑰什么的径直走进饭馆。有时，玫瑰只是玫瑰。当有时玫瑰不再代表玫瑰时，一个人捧着一束玫瑰花走进一间饭馆。

妈的，到哪儿了？一个人他大声说（对着空气），这都什么时候了。

所有人都看着这一个奇人与他的粉红色玫瑰，但没有一个人觉得他饿。

早餐

一个人她陌生。一个人她不认识她的妹妹她说。一个孩子手上握着一个冰袋看着确实没大的问题作为一个妹

妹。在附近。并且知道一个糖就丢在一条牛仔褲上也在附近。

直觉

在农村的月光下。在一九八六年，急诊室？它不像是一种塑料。他需要依靠更多的直觉去感受一个野兽一个句子。他一个人来到阳台上写作在微量的春风中荡漾着。稍后，望着发亮的月球他想起一个蓝色的木匠被发配到边疆去了。

一二三

一、一种乘坐地球绕太阳转圈的想象是不健康的，算不上真功夫。

而在实际中，二、一部电风扇它是熊猫牌而不是中国品牌，一部熊猫牌（它极有可能是一个国产品牌因为熊猫对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的特殊要求）电风扇一个人记得另一种叫乘风牌的电风扇也同样好用但他的驾驶执照要到 2035 年才过期。

三、那都什么时候了，一个人面朝河水站着。他身后的人望着这一个人的背面不知道他是神。

规定

一个人要是这时从椅子上站起来接着在房间内走动。一个人她要是沿着这条指令行动，她只能是沿着床的长方形边缘走半个口字形路线。她去走动了。并且海蜇。

图像处理

对一个孩子来说，所有故事都是夏天的故事。对所有孩子来说，这会儿雨在下，中雨。

一个孩子在喝水。另一个望着一只水瓶。不远处，风反复推动那片树林的树枝起伏。一个人（他离孩子越来越远）躺在沙发中，起兴，脱先，准备睡去。

一个人想着

是一个人。是一个词语的单独不能成立。是，一个词语单独不能成立。是上帝创造了这个迷宫后被反创造。一个人躺下，是一种开始，一种回忆。是一个人，是洗澡。是一个人勉为其难但也不愿扫对方兴致，这年头都这样。是一个人：她就在旁边。在，是穿着一件牛仔衣的那种在。

傍晚

一个人与一个人自己散步说明一个人成了自己的容器它们在一起。这是一个阴天，是一种饿的表现。踱着步节奏比一部慢火车略微来得松垮，一个人感觉快散架了她离大鹏鸟还远吗？以及这些是啥。一个人说，不是，她就是

火车，是医院。是星期六，是一种感受。她要保持住这种感受，直到——实际回到家中——这一短语带来的安慰中。

载物

十二日长河垂钓：空，早归。以及
一个人想要是在三月那么它就在三月，并且
不为什么。三月，一个人她想起一个画框：
蓝色边框以及它是一个四边形
(也许是正方形)边框这又是为什么呢，她想
但想不起框里的图像
她努力(且深入)想了。以为那是
一副杰作独一无二又无聊。菩萨保佑
她整个人缓缓平息下来
一个人其实没有什么可平息的。她试着

主动去想起溪滩上那头翠鸟的背面
时不时也饮些水。总体上，它没有衰败过程
除非忽然断裂仿佛秋天的佛陀堕入黑乎乎虚空

辉白

一个傍晚，外婆在做晚餐。一个人下楼去倒垃圾。一个人她不爱刷墙，她不是画家，一个人她不爱劳动。傍晚，

那颗软糖一个人他需要扭过头看才能完全看见它。推开窗户，他顺手把烟头灭在一只碗里。顺手又把碗里的所有烟头倒到窗外。他通常一次只完成一个事件。从四楼高的地方往下看，一个人她这时看着像一个玩那种“一个人活着首先是不可知其含义其次也无须知晓但必须随时保持与所有人一致堕落反正也不吃亏是吧”这种游戏的一个人。

二十块还赚了五块。

连续几星期吧。

叙旧

树上。

在傍晚回忆这天的事。

一种归宿吗？普遍

仿佛一朵乌云。

在妹妹正对着的那个男人的墙上

有一道非常明显的裂缝。

在下细雨。

没事

没事，一个人吸入一阵烟雾，他已重新得到了连接。这星期四下午，天空阴沉。一个人他不在另一个人（包括所有人与一个足球）的边界以内。他有他的硬、思想瓶颈，一个人，以及他的猪度。

一群孩子在球场上训练，这时，他一个人在场边坐着叹气，哀怨，在化身为他自身的语境中。

儒家精英

没什么特别事情时，他会去整理那些台钓装备。它们丢在角落里发霉。

一个人肩上披着海带，伫立在院子外头。近，但并不要紧。他知道如何翻译那种姿势。

一个人与风与他的决心。

但是也没有一个人是那必须移动的帆。他们都不像。天快黑了，一个人他在擦去附着在鱼竿表面上的灰尘，反复擦拭直到上瘾。他的院子外头，那一个人正接近爆炸临界点。他们的畸形对峙不会结束（由于过于静态而找不到那种方法）。在两人中间，有一株桃树，一些良好空气分布均匀。

乡村教会

桌子普遍。一个人比桌子普遍，且脾气暴躁。但桌子的轮廓更具平面感，更适合排列。抒怀，与直至消失在五百里持续云雾中不还。但这道德吗？

是否触及语句的使用底线。

就好像一个人扛着一张桌子（一种建筑空间）离家出

走，她有想过这种组合是否过于特殊？是否也有过哪怕一瞬间的后悔。她需要以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属性来到菩萨面前，以保护她举世无双的唯一性。

make a car behind closed doors

一个人在。在在中，一个人她站在一头蝠鲼的斜对面。她的车钥匙呢？她想了很久，仿佛想起它落在放射科室了。她是顺着往一只饮空的百事可乐的瓶口抖入适量的烟灰开始一路想起来的，在一个阴天上午。依次是饮料——翠鸟——在一个垂钓归来的傍晚，从她背面的姿势看她应该在吸烟——她是尼姑吗？那么传统——接着便是五只风筝与另一头鸟，再接着才是医院急诊室，钥匙。她感到放心，现在，她对蝠鲼有了新的理解与恨也许。也许，她就是想这样。

左的定义

望着旧社会的方向。在湖底
与一个不认识的餐鲦相遇相互吐着泡泡
坐在长凳上休息也饮水一个人看见
那么，另一个人（戴着一顶蓝帽子）必然知道
四个桔子她勉强吃了两个，她说
并且是第一个与第三个。可是这又能
说明什么呢？她在脑子里排序
作为一个本地尼姑当她遇见一个西方菩萨
啃着树皮时她的感伤达到前所未有
她感到有罪，不再简洁。有一搭没一搭
在心里头念着无关要紧的咒语。也只能这样
理论上一个人她对仙女座也有微弱
引力但那也只是在理论上
还是算了罢一个人她想琢磨这些
基本没大的好处，被固化在一个低能量
时空她不断向周围扩散，但仍可辨识

随机

它的原因还没来。（来了，她会知道）一个人她只有等待。

但是木匠已经烦透她了，她的游戏与运气以及沉浸在
一件单一事件中的幸福感。她不是在等待一个结果。

卢照邻（？—？）

下午，这一觉实在睡得太沉
一个人醒来。想会儿骆驼
（单峰，同时）望着墙壁。转而又去望着天
（阴着）或世道（它淡蓝色）诸如此类
含义充足，但也没什么可取之处

解药

它没亮

那么，它是猫

一个猫站在路口

。一个黑色的句号这是！

当一个人

站在路口不动（也不可动摇）

它是在等一个指令吗

不是的，那只能在

文字中发生

在实际的想象中，她在等待其它猫

摇着尾巴从空中掉到地上

当然

一个人当然。但一个人也不会太过郊区化。当然，一个人他一早就去河边垂钓了。

沿着一些红色，他一个人走在风里：路线正确、唯一，且通常不会打结。这当然也是一个人是一个人的缘故。换成另一个人的话，他的移动路线可能是这样的：上午绍兴北 -> 杭州站南 -> 湖州 -> 南京南 -> 芜湖鸡巴什么的到六安，黄石经过吗？到下午五点（这另一个人红色），武汉动物园。

前苏联

刚才还起了一些风，树枝摇晃着。一个人走在路上，一边走，一边回头看。那里有什么？没有。只是一些她刚

走过的地方，一些还在摇晃着的树枝。她也没有浪费。她的对面同样走来一个人，她不认识。即使认识，那一个人她也走得太快了。

没一会儿工夫，她就走到了她跟前。并且在碰撞前问道：东西带来了吗？

她想了想（我们不知道），没有说话。

远投

穿过窗户的风穿过客厅后消失
去马桶上坐一会接着又去水缸里躺着
直到下午 15:03 下楼去转悠鸟在树杈中跳跃
稍后，一个人她陆续回到了原地。踱步
去厨房蒸几个韭菜馅包子或其实只是复躺在
沙发上思念雨季反复思念而无法撤销

负面或者说至少它也相当的痛苦的根源
又是什么呢她不知道。这时，她独自亮起
全身散发着一一些浅蓝色光芒如同鸽子必然降临

挂号员

一个人被打开，四仰八叉躺在床上。一个人在一个人身上四处游动因为她们实在趋同。感觉上，一个人她（是坏的，但）是有信心的。把一个打开的东西修剪一通，收起，或翻个面。命照顾着所有人的一切，她想。一种古怪的爱意。那个挂号员快不行了。所有事情都还摆在那儿一个人她又开始忧虑起来，但完全跟不上她变异的速度。

吞树机

在社会主义的冬天，一个人需要逻辑。但她却只是躺在被窝里。吃着薯片，远离尼姑的入侵。像一小堆来自地狱的篝火她把它严格保护起来。

在浅水处，或一个凶狠时代

佛陀与反对票哪个更严肃。地级市与龙呢，当然还有天空与人人都能感知到的风的虚空。

云，一个人（她几乎吃什么都会迅速吐掉）抬头看着。暂时没看找到。

起床前，她又去看了一会大卫的后代所罗门，耶路撒冷的王执笔的《传道书》。

虎

虎年，暴雨（一种心不在焉的雨水）。在一个安静的星期五上午，它们像两个遥远的概念，不可及。也不介入当地的实际。恰好被放置在这里（：这里），它们没大的问题。一个人路过。她不饿，刚在厨房收拾完厨具回来。长久停在井边她没叹气。也没重点。假定此刻她有一种钵的形状。

虎的到来让她迅速从碗里取出一个提子，它还新鲜。

看见

看见一个人。她看着墙角处的那个燕巢。当她转过头看见他正看着她时，他的看见立即变得复杂，以至失去原先的方向。他不再看见什么，只是看着她并尽量不让对方

看见：这是他从她看着他的样子便可以得出的本能反应，他必须封闭。就这样，他们相互消失，成为了物。

地铁站

一个人停下（并且停着）
一个人没有停下，她原本就
远远停着（在一个垃圾桶边上吸烟）。这时，
一部飞船已经飞出地球 231.4 亿公里远。
他们说，它不会停下

一部台灯

摆在柜子上的这部台灯它不是蓝色的。即便它的肯定多于否定，它仍不是一朵云。以及，这会儿能想起的任何东西：与下雨不同，通过一部台灯很想起别的台灯。是因为台灯有限吗？还是与一场暴动确实无缘：即便它已经接近蓝色但似乎更接近另一种颜色，一个人不能确定。一个人她如果是一片云，那主要是薄与洁净，与它的不动：盆景也是。

抵达

没有漏气，一个人坐着
实心，在两个桔子之间，她的腐败

这会儿是冬天。没有成熟的动物
愿意在这种时候出门：它们同样不可抵达。
举起一只手，她轻微摇晃起来

一个人快速搓起手掌

但这时，时代已经变了。一座寺庙凭空从大地上升起，
一个果实（主要指无花果）脱离树枝，应该掉落到一个人
手上但是没有。而一个女人（一个女性主义者？那么嫉俗），
她看着木匠的脚底板看得仔细。诸如此类，在一个通信发
达时代的必然产物它们同时。

强烈游荡

几个喜鹊鸟在路边觅食
反之，努力实现超现代化什么的
一个人正走过风吹着的街道
他不会告诉你，它是一种物理现象或其它
他的曲折的表面积的移动与他便是他
自身的一种报警装置
题材的宽泛确保了他不会实际走偏
有什么要洞悉的吗？也是没有的

弥漫表现一个女子削发为尼时的那种气氛因为情感败坏或与一只狗走在雾霾中遇见一个文艺残废中年类似那种往事的感悟正在他脑子里陆续到达。

时不时的，也刷新一下微信

雨势渐缓

干净了些，也明亮
一个傍晚在院子里静坐，细雨
它们看着不像三个。
猫，部分来自于经验（另外是观察）
在凳子上，放着一罐百事

读陈眠小说《太空表》

仿佛一个人。一个人想起，仿佛想起什么，一个人。人，
一个人。一个人在考虑。她短路，一个人暂时关着。一个
人需要剥离，从，所有人中进行分离。一个人是对所有人的
省略。无尽，但不包含悔悟，一个人忽而闪现。当一个

人忽然出现，所有人突然暗淡下来。鸟呢？

一个人与一个人站着。（而从语法上推演）所有人面色发黄。但一个人突然。一个人她在一个早上想起突然，且突然想起。一个人她不会专门去想忽然这种东西，窗外，雨在下。她一个一个想。无论雨还是忽然，并没有忽然的雨她想，但一个人她总是一个人，只是且永远，是一个人的一个人。与所有人的关系突然，要是一个人认识到她总是一个人，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人她说一个人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那么所有人也是这样的吗她说，并且她说也许是。走路时，她一个人走在路上。在宇宙爆炸以前，一个人她也是这样子走路。这得有些年头了，当她一个人走路她的齿轮感异常严重。在另外一边，一个人坐在地上吃草，她是女关公吗。她的力度单位又是什么，作为所有人中的一个人她不像是一种偶然。诸如此类一个人她不再去思想这些，回到家中她去水缸里躺着，像一个硬糖缓缓化到水里去。与一只虎对称。是吗，不。一个人只能与一个人对称，这就像道士与尼姑一个人她说，下午，我要填海去了。这就像，她说，要是一个人她是一个鸟，那么她是精卫。一个人她有时会这样说，自己对自己。有时则不是。一个

人她有时只是望着空气里的空，想起她那漆黑的底层阶级属性而不会真的想要逃离去深山落发为尼姑，这样实在太累太人类了。一个人她想她无非只是一个人而已，离菩萨实在太远。她想总有一天她会老去，可以安享她的晚年。一个人她并不是一个太过激烈的人。当她从地上捡起一个石头，那也是因为她无缘无故。而当她去医院见急诊科大夫，那确实是因为那会儿她生病了。一个人她就是这样的，总感觉比云轻盈。而又比一头蝠鱮要来得虚弱。可蝠鱮并不是一种鸟儿那么，与燕雀比较鸬鹚也许是一种更合适她的内向物种介于鸟兽，她有时这样想，深深陷在沙发中冒着烟雾。一个人她哪儿都不想去她想。也不可以把自己射到外太空。

硬着落

在所有不同的地方醒来一个人等于所有人。从所有不同地方离开，一个人退回到乌漆墨黑的乡村，在一九八六年。可以想象，在一个人是所有人时，她没有找到答案。同理，当她成为一个人她只能单独，且无解。她是一个谜语，或尼姑：这有什么大的区别？除了发音上的差异。一九八六年，一个人她重新睡去，或在鸟群监护下飞得更高些其实都是好的选择。但是没有。既然一个人已经着落了，她想，她一定会忘掉她们。

哺乳类

大量光线在下午暖和的街上游荡
一个人吃着糖果穿行在光线中仿佛一件旧的

事物，一件任意的旧的一件人但饱满
她不在劳作中。与社会的关系天然单调
不记得了。是一群从头顶飞过的鸟
提醒她们是暗的，以拒绝光线而显示自身
但她们并不是哺乳类，在成长中
放弃了通灵，拒绝使用语言与多余动作
那些不必要的隐晦思想一个人看见
这些都是最终要去支付的账单，要到附近去
看的一部电影，或去完成一次统一但它们
是不同的，在相同的光线照射下它们彼此分明

重点仍是傍晚

天空的空荡中，一根唯一的稻草。一个人（冒着烟雾）
在阳台上站会儿。一个像一个快要沉船的船长心无旁骛的

一个人独自走向共和。一个院子。一株稍息中的茅草（蓬蒿类）。一。微醺、慵懒，没有故事，一又能有多高级呢，一而已。一使事物分离。去冰箱里翻出一根冰棍，懒得吃，直到它化为一根棍子，在一个星期一。一个人经过一个人自己，接着说，这有什么错吗。一个人不可能全错。一本纽约派诗选丢在书桌上：肯尼斯·科克什么的，他反对语法后置。相当于一个人说他反对天人合一、意境、禅与儒释道的归一。一个人的东方，月亮提前升起。一种倾斜发生在天空中，一种巨大的暗蓝色完整性。一个人理解反映在这个不在那里的黑点的命的后续作为一种装饰带来时光消耗而他真的喜欢这样：那还是在农耕部落时代对诗与真理的需求还相当薄弱。

一种秩序

对准一条沟渠。

两个蚊子。

一个人是谁重要吗？要是一个人单独。一个人敲下。句号，或一个人她扛起农具出去了。而另一个人要乘渡船才可以达到的地方是不是有些过远了，远到往最远处一个和尚消失不见。一个人连忙安慰这另一个人说我们还是去吃火锅罢。这也是可行的。一个人申请组织上批准她为右派。还是一个人各自飞去淮安（在一九八六年），而一个人则只能留下。

这里同样包含了一种秩序，是可运作的且有好的形态。在排除一些杂物后，它还剩余什么信息？没有意外或灵感爆发，事件总是以大概率方向在连续起伏。

就连那些平常住得高高的西方菩萨在最高关怀下也一起入乡随俗了。

一个远的朋友

她不知道。她小，奇怪当她奇怪时红光闪烁。在过多的睡眠过后。火与她的童年，她有三个嗜好其中一个尤其让她感到沉重。她游泳去了，有时。坐在泳池边阅读一部侦探小说，她的照相机呢？她感到凉意而世道就这么轮回着她时常想起。她需要一件好看的外套。她看着一个句子，感觉它的重量以及重心长久看着而不饿。有一次（北方的十二月，外头已经下雪了），她回到家中。站在门口，等着雪花自己脱落，她才走去沙发躺下。而每次，只要她愿意，那个窗户总是打开着的。

一部电风扇的轮廓

这是显而易见的用不着想
它那一路遗传至今的旧社会气质
一些是（是），另一些是自以为的
是，但都被它们彼此淹没
在一个鸟爪中，在一部列车启动后的
一个人的离开的速度中一个人
疲倦，脑壳保持静止
它们是一种对立关系吗？是否需要引入
一块草地，或一个鹤来提供佐证
但它们都太暴躁了。且仅指向自身
有种无法被过滤的危险与失效
（假设：三个抽屉打开其中一个，
而且是第二个。那么哪个是第一个？）
唉——————。茱迪叹了一口气，
出门去了。只要时长足够，她会回到家中
这也是用不着多想的。仿佛卫星

她们相近的运转，在一个星期二上午

“那会儿”

“那会儿”，一场暴雨即将抵达。

一个人收起鱼竿从河边离开，也是在“那会儿”。

而一杯水摆在桌上。或剥开一个桔子，它酸但甜的滋味要更丰富一些。

并且感觉没有要去想念的人。

跳绳

说明它次要但先验。此刻，
一只伸出窗外的手掌感受着风
可以随意扩大、缩小而不会失真的能量
雨水（在远处）浸湿她们的衣袍
一个国家正在暴动。一个人
来到厨房转悠，在一种安静中
她想起跳绳。为什么？当她深入了解
发现最深也只能计算到大炼钢铁

都是苦哈哈的

一个人小跑到另一个人跟前，停着不动。一个人反过

来她正要跑去另一个人跟前，也是停着不动。两个人看着都非常广泛。17:53分，天正黑下来，并且一个人是对另一个人的多余吗？这种事情仿佛只有她们内部才能理解。

这时，一个人平躺在床上。她及时动了动那根手指，并深入。

冬天

它是种子在罪与恶与痛苦中向着善的方向
风劲道十足狂乱摇晃着楼下那株洋槐树的树干
女人坐在客厅在一个沙发垫座上吸烟
灵魂如同一个蓝色电子那般暗淡，谁知道呢
想起来，她就拨弄它一下。一种较为工整
的治愈手段，在这一个到此为止的冬天
除此，她大概没有别的选项

步行

袜子作为一种主义倾向保守且弹性丰富
一个人在银杏树上刷白色涂料这天星期三
它是一个泳池一个冬天的游泳池是蓝色的它是一
座公园让人烦闷但如此温暖的原因。没有
问题，就这样运行着蚁群
在自身中穿梭组织成那根动态虚线
持续移动，抖落出发霉的阴暗面充分曝光
是否真的只有足够诚实才能让这头鹊鸟离开
孩子们在风中翻跟斗，花朵短暂

湖边的达摩

天亮了，
达摩坐在
湖边。

缓缓吃着
一个梨。仿佛

手里抓着一把
松垮、
特殊的命。

也不
尽然是

轻微剥削

它身体。而这一天就要过去。

她不喜欢它发生时的样子，从一种可能性转化为事实：要是下雨又会怎样？缺乏热忱，当一个人她路过一株立在路边的树木她知道。当一株植物只遵循一种且仅此一种生长规则。

她望着：这是一只袜子，黑色。

风水

一个人现在。一个人感觉光滑，但——一个人她从——。也不是。一个人与一个人她们连续。远远望去，

一个人就在那里。走近看，她们还是同样一个人。这是风水出问题了吗？望着国内外严峻的形势，一个人昏睡过去。隐约中，（水里有一股淡淡的咸味）撞到了一个石斑鱼的巨型鳞片上，星期三。

下午，一个红色塑料袋

还是从A到晚清
河水缓缓流淌，一个尼姑停在堤上念经
另一个斜躺在岸边拔着适量的腿毛

一个杯子明亮

不要反抗一个杯子的明亮，一种视觉压迫。一个人们。一个人们中的一个人一只黑色手表躺在行星上，平稳行驶。一个杯子不要去反抗它的明亮，星期三（一个木匠来到村子）。这一个人端起一个黑色杯子，它的明亮的反光，她自始至终感到暗淡：她是谁？以及她的袜子也是黑色的，她叹了口气。而人们也是黑色的，当光线照射它，它不反抗（至少在它的用法中并不存在这种形式）。一只手表黑且安静，它在反抗什么？这时一个黑人端着一个明亮的杯子她的丈夫一大早出门钓鱼去了，并且高高举起。一个黑色的明亮的杯子，一种反抗干燥。当一个人们纷纷倒下（如羊群涌入羊圈），一个杯子的意义仍然明亮。

一个下午，怀

写诗，当一个事实消失后它形成一个事物
反之无论一个人怎么说话她其实都是在讲故事
这天又是阴天与上一天同样的天空
和房子和其它一些什么，左边的一直在左边
她端起她的手，书写。跑到前方对准
一个虚构的自我进行反复射击
它不涌动，仿佛一个初始化尼姑
(这还算是好的。)一个山谷呢？敞开，
但没有回声。但她必须在其中，她们
不可分离。她有时密集，从远处滚滚而来
那是她能回想起来的画面，九岁，也许十岁
当她坠落，天使的鬼魂没有飞来安慰她
好在她已经能欣赏一些音乐了，在风中她知道
风是干净的事物在任何历史中风干净也静
统看或单看都行，没有意外
她的钵呢？去哪儿了。(一个人

正站在风吹着的院子，深入与漫长仿佛
一场浑水沉淀出泥沙又恍惚中一个少年忽而
来到迟暮。)只有在概念中，
她还是成立的。但她有这种能力把所有这些
混在一起使它成为集合不再区分类别而
她在这乌有的中心

一月十四日等下雪帖

这是到哪儿了？这会儿天空阴—
沉，事态荒也凉。木船倒插在河中，
一个悔鸟（哪一种？）停在路边翻着白眼
究其原因，旧社会在审美上仍是先进的
励志，且远离一般性的地缘政治
这是他。而她不是这样

她举起三根手指头，说快要下雪了，一个人多少还是要有点良心。曾经，她是甘霖经一系列回放，最终接近一个冬天的尼姑骄傲，但不会自燃，在房间里被那个猫的阴暗所引发的情绪包围在迷雾中得到升华与沉淀的综合一个人她在。是一种平面（必定无限）的景象使她摊开。她没有听见

思考与写作

饮水。一种错综。一个人同时发生（通常情况下，一个人她不会减少）。她出门去了：但她仍在光线控制的实际范围以内。

一个三个抽屉构成的一个白色床头柜。

水泥鱼

“这个嘛，因为一个人。”

一个人停顿，停着

不急着往下读（就好像前方有要紧事发生

但是没有。）“因为她也会在陆地上

游来游去的，对不对？”

一部充电中的诺基亚

此刻，感觉不到它的精神

他一路（翻过一座山）想远了，最远

也只有一些随便什么或其它

它们都不及格，没有动作与并置

在光线下它们凝固成一种不屈形象稍后融入
附近的自然中。

而附近有什么呢？同样黑色的
一个杯子

中年与苹果

从二月到秋季近一个鸬鹚，它们垂直
却不相交，足够晾干一个中年七千万
年。扛着那根长长的炮竿他走近，仿
佛一支病态磐龙在天地间吸收太多污
秽它们在蓬勃发酵（这又从哪儿说起
呢）。在所有一个阴天，药片嵌在铝
塑板上如同一个一个可爱的黄色岛屿。
他确定，但并不相信它。但无论它 A

还是 B，它都虚伪。因为怎么说呢它
终归是一头被矢量化的鸬鹚且非常的
几何。盘旋着，鹅在脑子中央。不存
在任何损耗。这个上午，一个人已经
习惯了躺在这个床上。但他还是起身
，端起杯子走过客厅来到厨房。一个
光子以及大批从远处持续射来它们在
射些什么？在一种让太初与诸如乱七
八糟的杂碎，让情感与世界观归统统
归零的一种假定理想状态中。

举

一只举着的手就让它举着继续举在空气中。

是年一月十四日，12:03 中午，雪没下。而等待作为一个持续且面向未来的动作是必须的，即便没有实用价

值。而另一只手（左手）览着一册《杜甫诗选注》，那么多的国破与鸟。这些鸟自发。飞了几千年，同样也没飞完。还是因为鸟大量参与了对自身的隐喻？仿佛有过这样一代人，他们升起船帆却忘了绑住绳索。

一月十六日宿醉晨归记

一杯干净的水摆在床头柜上。哪怕当时黄昏，天正黑下来，一个人（女人）从井里打起一满桶的水。打起后，她仿佛忘了。忘了什么，她没想起。二、想起什么，比如一朵云又迅速忘记它是一朵乌云（因为人的极不稳定，在语法中）。但无论是什么，它们一定是在平坦的最深处。当她低头望着水桶里的倒影，她知道她。并且接受了这一切。

在河边坐着，

一个人主要空看着水。

这跟鸟，或一个和尚完全不同，他的动作无法被它们代入。一个河边的旁鹜者他是，流淌着，他在，也不在。一个人他在下午没有写作，他去河边钓鱼了。

一九八六年，因为对溺水的恐惧，他只能像一个学习游泳的孩子那样坐在岸边，仿佛此刻，一个人他以分离的方式与他们不可逆向而在一起（与身心的自动恢复，鲫鱼保佑！）。

不可能远离所有事物而不在其中

俗话说大方向还是好的

她在等待。一个无误的句子

或一根坎坷吸管、一个残废鸟雀（佛陀），都行

等着它停落——所以，

它只能是一个事件？

下雪，还要等些日子

不动有不动的好处。她不动，是她的自由。B 垂直向上望着她，穿过两个乳房中间的空隙：她望着窗外。那里有什么？是她长久想不起来的（或真的不愿想起）。

西游

等于什么都不是。怎么说呢，那是一种恍惚正处于历史转折期的感觉，或看起来不搞阶级斗争总归是不行的。当一个人在阳台上远眺，她的对岸，两个人在不远处的手脚架上刷墙，她想起这天是寒露而她们中的一个（她必定清澈）后来还是去了心心念的前苏联：暴雪中，那几乎已接近于一场冒险实验。

由此推论，另一个天然（大于必然）也是尼姑。

但从她的背影观察，她还是犹豫了。她想，是谁？也许这是她自己的问题。

作文

一块屏幕空白。

用不了多久，09:37分，一个上午，一个鸟在匀速移动中隐现。它灰，但不是灰鸟的那种姿势，（即使在稳定以后）一个鸟能耗之低！与它的心不在焉，它们都在我们的直觉中：靠拢，聚集，甚至被一一说出。但它确实自愿吗？鸟一向遵循它的原则，不跟人说话。而我们在统计完它们后只能是一无所获，得到的仍是一片经过增值的信息空白。

文字的发明

是塑料制品
的生产，而不是一个制度的优劣

在庙内疫情严重恶化下
尼姑坐在门槛上
发着短信。她不知道，
是她在清晰地指向一种近处的模糊：
一颗融化在杯子里的奶糖。

去钓鱼

路边树桩上，一个花猫幼崽趴着。也许是它在世上的第十条命。它们表明事物是无序的混沌是，只是在具体时空的状态集合是一片瀑布，与佛陀喜欢的无常被一个穿过村子的行人正好遇见。还能是什么呢？

钓鱼是一次短暂的出家。反之它成为一种停滞，无法移动。

月湖公园

而这是怎么回事呢。一个人不可以是现实中的先知，即便她一个人在公园长凳空坐着。一个人她也只能是她自身的泥菩萨（仍适用于普遍的、社会主义样式的经济规律），在一个深秋：这是重点。这是一个人应得的作为一种有限的感知物。是啊，她感到气数耗尽，唯一的干扰来自附近一个荒废池塘还是她自身的起伏，既然？有时，她会动一动手指。如同在勾引一头爬到冰面上来透气的海象。在它面前，她是那么弱小，在一个星期六下午。她感觉着这些风的袭来。

特斯拉阀

(傍晚，雨在下，小雨。)

一盆 特斯拉阀
一个人 是一种
通常不会 单向导通
走近 气流阀
观察的 不是
窗台摆设 投票的产物
这时因为 它是尼古拉
要凑写 斯·
几句东西 特斯拉
一个人她望着， 单独的
以一个 发明。
文人的
形式主义
视觉。

番茄

去水缸里躺着。歇息，也吐会儿泡泡。向无限委屈的屈原大夫致敬。在楚国这种烂地方。一个越人(他已中年了) 还跑来这里做什么呢? 携君蓄发、喝药、待兔、壮游疾苦人间什么的。可那是杜子美，他也从来不是什么皇亲国戚。包括写作，叙述一种在时的样子。而不是去研究它的本体与艺术性。

功德无量

色彩与上下，世与界，一个人喝水却不知道渴。但它们火焰稳定。但它们同时又是一只鸟类的延伸(而非派生，且只能是同一只)。这种事迹在倒数往前数的供销社

鼎盛时期尤为常见。脖子上挂着一个如来佛护身符，下午，她一个人坐在机耕路上吃着一片饼干。一个人她（出于某种自愿）要是在等待一个特定的对象，那么它没有，毕竟也不会来。但谁知道呢？在一九八六年，任何一个下午，只要阳光足够明亮，她就仍是年轻的样子。有时，她会起身，往前走上十米远。

为少量的风吹拂着她

她沉重，但比风少
当她弯下身
从地上捡起那根树枝
捡起后，（她有时会想起，成为一个人
需要的那么多的练习）又把它
丢回到地上：2022年1月19日，上午。

陆游

因为一个人先是一个爱国诗人。

一个人他在咏叹一场暴雨行为时便有了物的指向。他热衷于兵法、算命与虎。一个人他走去阳台观测天象他随便翻看一本什么书。阳台栏杆上，一株兰花外围有几根叶子干燥也许是缺水还有这几天持续高温。一个人他就这么想起一根复杂闪电，他想，他还是走去附近随便一个什么地方走到时发现那里有且仅有一个石头。这也是有可能的，在一个人哭泣，包括熄火以前。

不用总结他也知道，它有形的历史会比一个人漫长。

一个虚数，他看见。

一个人没有一顶点儿火气，同时结尾的荒芜感呢去哪儿了。就这样他又感叹道一个人无非也只是走在错误的道路上而不会有别的动作。但是没关系，剩下的都是你的事。不是吗？他对夏天的印象主要是没胃口，偶尔也会吐。

一件晾在栏杆上的汗衫

也不是盲目，一个人唯一拥有的是热忱。其它的她看不见。但她明白这是当代的，也是可分析的一点压迫感。她的一根手指点在栏杆上。与其说她的其中一根手指头点在栏杆上，倒不如觉得一个人她是奇怪的。倒不如说一个人她，还是尼姑她，她们实际上是在逃离现场。

浮梁

荒野中，她在筑一道墙
在她附近，一个迟迟没皈依的和尚烧着火
仿佛一个上午过去了。一个远处的人
望着她们（：此刻与未来），仍没得到感动

也不是没想过去简单地投入湖中，
但是他的右倾虚无最终还是引导他反绕出梦的
缠绕。路线之曲折，近乎极端

阅读

仔细想，它的远确实。拆开研究，它又仿佛一个提示，简洁而优美。一个人看着它的什么：轮廓、移动，她的执念，轻与缓慢的变化几乎看不到但知道它在。一团在那里的云，它是。可以那么散淡，一个人在窗前阅读好久，（在担心什么呢？）她才放下。放下后，她又觉得（____）。她的脸仿佛一根秒针，一个大型猪油渣什么的，从天空缓缓降落，一降到底。

投壶

心绪低落一个人有必要扛着鹅，走在路上却不知道在走什么。一个人走到一朵乌云下，不动停着。同样的一个人，她们的理由又是什么？除非那确实是一朵乌云。但在一九八六年，一个人走到一朵乌云下停着不动，通常是因为对所使用的语言敏感过度。而换成另一个人（她不是一个朝圣人靠近的虔诚的人）站在一朵云下，她的喜怒与火气在一朵云的下方微弱。尤其乌云（一种冗余），它不在所有云中回忆与反复，却在一种写作中漫延与休闲化。但要是换作是她呢，她以及她们是一朵乌云以下的人，忽明忽暗的，迟早被淹没。

狗

一种蓝的空荡与一种极缓慢移动
穿过客厅，来到
一台烧水机的边上
因分子激烈撞击
产生活泼沸点
在一个腐败标识中迷失
它们是非文字的。这些混乱
并没有带来理解上的困难
所消耗的电力来自此刻
某个遥远的电站堤坝
承受的压力，一个孩子的
数学课要开始了吗
他的脑壳需要
知识，才会重新
得到连接
窗外，游戏结束了

慈悲如微澜起伏

又快速散开去。仿佛虚电，静静地在宇宙中耗着。一种倒退感，潮水，一头涉水的驼鹿，一个人此刻愿意射出一道超时空电波，告诉一个人，一个人平稳。但这就是方法，而不是巧合。这就像虽然令人悲伤的雾和悟，同样也是无限的。一个星期三，上午10点钟，她还在家拖地。半小时后，她出门去了乌干达抗议游行。

猪肉

碗也是容器的一种
离村子不远，玄坛庙在夏天中午的阳光下
以纯物理的建筑内容立在那儿

干燥知了声什么的，1986年
并没有奇怪而必须的事

文案

六月二十日，局部多云。

也没不亮（书桌上，一部蓝色台灯）。

一本难得去打开丢在桌上的书要到这年秋天她才会去
翻开它。附近，没什么在动的风。又或者是在一种主动等
待中，谁知道。

鲫鱼们已经游走

去了西天，袅袅消失。而不远处，

运动还在必定在继续扩大化但并不会

因此减少 / 多出额外的能量

喙，一个人要学会冷暖自知尽量不要给人添麻烦。同理，一头鸟何尝不是呢。即使《在没有鸟以前。》说的也只是一种状态。但鸟毕竟成熟，因而不会对一个人起到任何作用。人的鸟。一个人是不是来错了天空？除非她是一种特殊事物。

又及：一部打开的灯
不亮，但打开着。

嫉速小令

石油，写下一些句子又删掉。走去厨房烧水或在中途担忧一件微小的事。把它们统一限定在一种可理解的体制、幻觉以内。在一把椅子附近。

挺举

杯子黑。而一个人暂时不渴，
一个人或世界。一个杯子在语言也在
实际中，一个人不知道平坦（一种黑的
平坦）。一个人她举着一个杯子
这时她不知道。而鸟群破碎
从树丛中杂乱飞出。而杯子呢？
（世界是平坦的）杯子黑！但不是
一个黑的杯子，在语言（它离文字越来越远）
也在世界中。那么，有没有实际的世界
在语言以外，以及内部，世界（仿佛
一个杯子摆在桌上但不是）如何进入实际？
一个人她不知道
她没感到渴。是一种黑（不是黑色
那么它是一种进入？）它平坦
她感到但不知道一个人也是黑的且
平坦，在实际中。而在实际中

她举着。黑，或杯子
(只能有一个)她知道

书面语

黄昏是为什么。

一块石头是为了什么的为什么。

三、为什么又是为了什么?

而在不远处，红色(为什么)不是一个术语。塑料袋(不为什么)也不是在飞行。是气流在把它往河的对岸推动，路线极不规则但大方向一致，是正确的(中途它正好掉入河中)。不是么，一个人要是她只是其中的一个，一个人便可以忽略不计。

而她的为什么是这样的：

黄昏中，她

一个人站在岸边，抱着
一块石头。

波洛克

抵达燃点，电子跃迁射出摇晃光芒
在不可及虚空中一支烟被灼伤青烟缭绕升起
驱走一个蚊子聊胜于无是啊达摩有时
回忆道更多的时候，他只想往墙壁上挥洒
一些涂料以一个画家的方式
解析每一个动作以及偶尔他也想过
去成为一个被中国乡村女子们
仰慕的木匠也是好的。

一张落在地上的树叶

用来对话，它物。

纯粹望着它的单一，又没法像一个名词那样展开：阴天，一种固定的故事结构，无须经过思考。它的冒然出现如同一个人的出现是不是一种必然。她突然叹出一口长气，在一种光线逐渐减弱的理性的局部，不管怎样的不确切，关着，她想起饭碗始终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一代人正在远去，迟暮。

一个正方形画框中间有，且仅有的那个黑点。

一根手指点在桌子边沿

当他进入一种缓慢密集的情感训练，它作为下午的一

个游戏其实严肃，它是劳动。在过去的地方寻找源头，在有与落空之间，他迅速找到、吸收并转移。

那是一朵云的位置，一种整体上是秋天的感觉却没有可对照的画面。他不在那儿游荡。一条狗（它优秀的潜水性，湿漉漉地）从雾气中走来，弥补了暂时的缺失。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话，狗走开了。他没听清。换作是谁都不会错过这些。

在一群东倒西歪的孩子中他是唯一一个在溪流边丢了鞋子的。他只有目送那条水蛇游走，沉浸在错误的框架里，同时得到个体的成长教育。

云梯

一个人绑架了所有人中的一个人被所有人绑架了的一个人被所有一个人绑架是不能幸免的命。是不能幸免的，

一个人的命，在进入奴隶制以后的岁月中一个所有人中的一个人哪怕她扛着一部云梯事实上。事实上，所有人哪怕是所有人中的一个她们相互绑架一个人与一个人成了所有人，是现成的命运。是与云梯是否可解无关的一个人的命的不能幸免，是一种完全。

布朗运动

伞架，一个人醒来。连同睡中的那只马匹它站在门边上，暂时还没有色彩。但比房间里其它的事物（碎片）要稍亮些。一幅无事太平的不动景象：很淡，很淡，宛如在尼姑的清晨“马匹的生殖器缓缓拉长”。

读让·菲利浦·图森《照相机》

他想起那是怎样的一个连续动作。
总之淡季——是说，它不是一个事实
但也不能说
像一个内在的规范
因为他讨厌大海

这会儿

是哪一种花？她们很好
比如 a，她不就像 b，仿佛没有缘由
只是处在一个停着的事件中。她会来吗
这要看天气，也要看她是否小心

这会儿，风吹翻树叶连同树枝来回大力摇晃着
她要是来，接着她也会赶来
扛着一根木头、泥菩萨
或一些反脆弱物质，它们同时（包括疑虑）
出现在彼此对角，仿佛伸手就可以拿到
但这个事件不会发生。且为什么
不是别的，而是花？

描述一个动作

所以，是的，她。
把下拉条拖动到底部，往洗衣机
注水，它会继续
在那里运行。在一锅粥里，
以一种也许她意识

不到的方式在一个星期六 - 伤心 - 下午她轻
没有身处旧社会的沉重。

当然也不会发散开去，一个人她

伸出一只手（诗不会自己到来！）

或一个人最终成为了

一个她这样放之四海的人、一个结论，遗憾

而无法整理。在河水退去后

单独的一匹鹭鸶在露出的沙洲上

韬晦与觅食。可以相信

因为（即使它是一种预感）也不重要

豹子，总是在不经意间到来

妻儿们已经睡着了

(一)

送经归来的人来到窗边坐着
也饮些水
黄昏中，怪鸟乱飞

“你的组织呢？”妻子翻了个身，问道。他没有说话，用背影告诉他的妻子，那是一种温暖的幻象。

(二)

天空与形容词
就让一个人独裁，为你
他愿意继续写完这张听天由命的专辑

——接着，他打开那部台灯，迎接春耕的到来。一个人傻乎乎的。一匹灰马停在路边不动。近处，一个蚊子壳

粘在墙上在风干（这时的海面上，只剩下一些海浪还在反复推送。）

诸如此类它惊走了，穿过村子时他看见。

很快，他也会离开。

归来

乡村的夜黑
也静。在这黑静中
一个人穿过细雨
推开家门：灯，亮着
父母在。

文档

下雪与功臣。

稍后，是尼姑与云。

它们能够并列，主要是因为什么？当一个人说一个人就像是一条河，以及河的什么。她说完后沿着云梯爬上去，很快消失在云端。她不想负责任。其实一个人她想成为任意一个不同的人很难，即使在一九八六年，她已经把自己足够的简化。在对尼姑的思想中她仍不能脱落，重新定义为一片纯粹的雪花。

封建余孽

在所有的一天，光线持续到达。严肃、痛苦，因严肃

而痛苦，在如此的一天，一个人（她能反对自己，去中心化吗？不能）坐在阳台上怀念那逝去的日子，缓缓回到地富反坏右的设定中。

书法

一个人躺着，静物。
但能想起她们是好的是非常好的花肥

在胭脂路天主寺庙门口的树林里

阿们，几个孩子在附近玩。三个人坐在石凳上吃鸡排。树杈上，一个不知自身凄苦的鸟头停着不动。后来（鸟飞走），缘灭，它们互相消失。出淤泥是说，换掉脑子里的语言系统是一次性且永久逃离当地的不二法门。

青牛

睡觉，吃，反射，正确地移动。在浅薄的意识中望着溪水流淌，仿佛在等待一件久违的事情，对不可能的强调。仿佛可挖的自然记忆所剩无几。但一定不是因为远（在病态、深远的意境体验中），否则，那便只能是一种对躁郁迟缓的恢复，一种浅出后的日常。

一种荧光材料

画像呈现出的慈悲，主要来自它的立体感。发光象征女性的圣洁是一种工艺痕迹严重的世俗气息，使得材料大于造型与构思，一并使得神话降格成为对现实的廉价信服，只能作为装饰，挂在墙上积累灰尘。

机械转化

相反，它冷酷
(一种人的感受)
一部通电物
不知道空气存在
不会遗忘，它反复

它的疯狂只准对
现有秩序，一部银河系中
的渺小底层苦力它是
一部湖蓝色
乘风牌自嗨用具
它永远不可能见到
一头真正的
非洲高地狒狒
与等待雨季来临时
感到渴

香火

一个词汇。
而不是火焰，一个淮安来的女人。当她捧着一把缭绕

香火停在路边，一个实际的香火主义者，她又扛着那根木头找木匠去了。在她的语境中，云梯的登天功能远大于一切菩萨。盛世的一天，她们在机耕路上的相遇也许是一场误会，又不肯定它就是错误。就是这么一种感觉。也彼此认为是彼此或彼此是彼此的妹妹这么一种情感结构。

较为罕见也相当客气。

沿途的植物

这四个桔子，是妻子路过时留下的，可以用来写作。望着它们的历史（起伏），缓慢深入的移动使平面逐渐弯曲形成一个封闭的球，没有人告诉她。一种极度正常如同这下午的明亮光线穿过天空的空荡与厚实，遗落在书桌上。这就足够了，也许，一个人知道一个人的全部，实在

还有什么可写的呢。听听音乐，原路返回洞中。沿途还能见到一些详细的植物。

窗帘

——虚空的虚空的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是捕风。一个人（在路上走着，煮鹤）的钵。始终想念一个人，一块摆动的窗帘，一种混沌的清晰与清晰的混沌在不同容器中是吗？不是。有限与无敌活着，放大一个黑点，它是一个正方形。

小年送灶神

这里是农村。是一种感受，农村因人而异。一个人是在这里的一个人的概括，始终在：从民国到土改解放到让人昏沉的二十一世纪已过去近四分之一，听着清晨的鸟鸣没有大的悲哀。一个最起码的人他是。缺少知识因而一个人他也是幸福的，忘了身体的漫长记忆，在阴雨天，望着屋边打湿的竹林。

一只沙丁鱼射入沙丁鱼罐头

脱离比喻，它单独成为一个想象
用以提升现实的维度。它的困难在于
从文字的组成，与阅读习惯去观察

它呈现出一种往前的冲动，并有效实现了一只鱼的水平位移。在不去拆解它的前提下形状的完整只产生一种绝对意义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人的记忆

她没说话。

她是什么？在跟什么说话？什么又是谁。一个人她长久坐着，说话，也没在物理上说。她没有震动。一个滑坡，沉默与反规矩她都不像。附近也没有什么在形成她。而在远处（那得有多遥远？）丈夫们自生自灭，在等待下雪，星期三，中午 12:03 分。

一个所有一个人的钵

工具它是一个标题
也是忧虑与美是后者对前者的
统治不一定符合中国逻辑但
理论上民不畏死奈何
以死惧之的惯性仍在流淌而无须
哪怕一个停顿一个所有一个人的钵

一个画框外的女人

她的空荡、变幻，所以劳累。

或者其它什么一个人她不知道。被钉在一面墙的左侧，
不再有破坏与扫兴，它接受任意图像的超级现实寓意，一个
猪头的升仙，在昨天。在一个人还是佃户时，她一个人

坐在饭桌边休息，卷着裤腿。是黄色的，一个像极了松鼠那样的小东西，她实在是一个好斗的无产阶级，木质画框把它们最终隔离，因此她无法得到历史的保存。她把毛衣留给丈夫，自己端着火苗离开了。离开（农村）后去了哪儿，她不知道。把锄头高高举起，单手举着。

它们是，一个人也是

在溪流的两端，在对风雨的
假设中，在喝一罐百事。在往一个挖空的柚子
卸入烟灰，在回到乡村就是回到失落
本无的虚无中，在此刻一个星期三
坐在窗边，望着丘陵起雾，与物的活泼相处

贱内

不能因为雨在下
是一场好雨且难得
且也是适当的
一个人就去写雨
顺便忘掉恨
根据以往的经验，它通常是
一种密闭的黑的预感
即便雨中，旧燕
也不会归来

以及

饮一些水，剥开一个桔子后，她打开手掌，让它搁在桌上。废佛的躁动，没有政府，它们。那黄昏中远去的人类（僧帽水母）。

疾速描写

一个人开始，脑子还停着。一头分级疲倦的喷气蓝鲸，一个人她正好认识一个人，她认识。又死哪儿去啦，妻子扛着锄头说。她刚回来，热气腾腾，仿佛又要出门去（像极了一头未成熟的鸳鸯的其中一只），一种近年来的普遍现象。虎呢？一个人醒来已是中午。（虎与下雪）但它的结尾往往就是这样。雪还没下，内部极其缓慢、犹豫。这

天是星期四（一月二十七日）。丈夫一个人坐在走廊上不动停着。时而看看天空（大多数时候只是望着院子里那几只土鸡觅食感），它那么空：但其实只是一种远古的空荡。他不记得了。包括所有每一匹骆驼，以及遥远的宗教恐怖分子，它们都是极纯粹的概念他没有印象。面向南方一个人她会来吗，在最好的想象中她大概成了神仙。信仰使人犯困，一个人他曾经没有。未来也不会有，他一个人不代表所有一个人已经没有未来。等于一切都等于没事儿。一只袜子，没事儿。相信一只袜子黑色的没事儿。磕着瓜子壳，它的袜子形状，有什么损失吗？没有。相信一只袜子非常安全、轻易，无须大力。是一次性的解决，以及现代，相信。而一个人总是一支烟接着一支烟吸着，在写作时。哪里或它究竟是什么，一个人问妻子但这会儿她已一个人出门去了，空忙碌，作为一个一个人的漫长妻子（几乎耗费了一生）她一定感到了气闷。但这就拥有家庭的传统代价，提着灯笼她有时等着丈夫从外头从虎山回来。慈悲的化身她是。而那个和尚（它简直不是人）还在门前的沟渠中躺着。二零二二年，这都什么时候了，他们始终没有学会相互存贮，或朝对方丢去一只手榴弹。不知道。一个人与一个人

是否有，以及要是有的话，那又是什么分别呢。都会过去（而不会真的超出实际的范畴）。但这仍不是一个人去写作的理由。一个人与所有人在一起并结束的原因。下午，雪停着（在某处），虎在竹林闲逛，天气由小雨转为了多云。





